

趙景深著

神州國光社

“一九二九年
的世界文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2313B

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文學

趙景深著



神州國光社出版

1930

~~1669256~~

上海圖書館藏書

1 9 3 0 2 初 版

1 ——— 1 5 0 0

版權所有

每部實價大洋七角

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文學

趙景深著

目次

俄羅斯：

柴霍甫與高爾基	一
高爾基新作三部曲	五
高爾基論謀殺	七
小托爾斯泰與皮涅克	九

農民詩人與俄國	一一
水門汀譯成英文	一四
梅雅荷爾想到五十年後	一六
新俄小說家奧尼奧夫	一八
新俄大學生日記	二〇
俄國工人與俄國文學	二二
最近俄國的文學批評	四二

法蘭西：

喬治桑的祕密日記	二七
孟代與愛倫坡	三〇
戲劇家顧爾特林逝世	三二
卜勒浮斯特的新作	三四

康拉特的後繼者紀得	三六
新的夫人學堂	三八
哇萊蒞論詩的藝術	四一
巴比塞寫軍人生活	四三
諾篤伊夫人傳	四五
法雷耳寫三角戀愛	四七
杜哈美爾完成三部曲	五〇
穆杭的蠻荒描寫	五二
馬洛伊士的兩本新著	五四
羅古爾接給與雜葉	五六
最近法國的詩壇	五八
英吉利(附愛爾蘭)	：

自體齊士不配做桂冠詩人麼	六一
瓊斯的遺書與遺憾	六三
英國兩個老翁的消息	六五
關於巴蒂	六七
威爾斯也編電影劇本	七〇
又是威爾斯	七二
吉百齡開倒車	七四
畢爾邦畫像	七六
小說家的愛因斯坦	七八
瑪麗衛勃的詩	八一
同性戀愛小說的查禁	八三
羅意士重估天路歷程	八七

從華墨斯說到英國出版界……………八九

英國文人在意大利……………九一

愛爾蘭文學與朱士……………九四

愛爾蘭小說家奧弗拉赫德……………九六

奧弗拉赫德的短篇……………一〇〇

英國文壇雜訊……………一〇二

美利堅：

奧尼爾開始三部曲……………一〇九

奧尼爾的奇怪的插曲……………一一一

辛克萊的波士頓……………一二二

劉易士及其多池威士……………一二四

夜的藝術……………一二八

現代美國詩壇……………一一〇

美國文學家的信念……………一二四

德意志(附奧大利瑞士)：

自相矛盾的海涅……………一二七

霍普特曼自己的話……………一三〇

霍普特曼創造魔女……………一三三

蘇德曼逝世……………一三五

亨利曼的諷刺……………一三七

紙上的人變成活人……………一三九

夫藍克的喜劇……………一四二

托勒的畫像……………一四四

來因赫特的花園劇場……………一四七

五個德國新作家	一四九
最近德國的小說界	一五三
英吉利的德國小說熱	一五七
最近的德意志文壇	一六〇
和夫曼茲塔爾逝世	一六二
支魏格的三本傳記	一六四
最近的瑞士文壇	一六六
斯干底那維亞(附冰洲)	一六九
最近的丹麥文壇	一七四
哈姆生大發脾氣	一七七
哈姆生與哈代	一七九
安達西續出歷小說	一七九

最近的挪威文壇……………一八一

挪威作家杜恩……………一八二

斯干底那維亞文壇雜訊……………一八五

冰洲詩人先驅逝世……………一八八

意大利：

羅蘭斯翻譯魏爾嘉……………一九三

潘基尼的新作……………一九五

邦坦貝利的新作……………一九七

意大利文壇雜訊……………二〇〇

西班牙：

倍那文德的幸運與厄運……………二〇三

匈牙利：

女小說家莎波……………二〇五

波蘭：

現代波蘭詩壇……………二〇九

捷克：

捷克的詩……………二一三

跋

人名索引

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文學

趙景深編

俄羅斯

柴霍甫與高爾基

我們的運氣真好，柴霍甫 (Anton chehov) 的書簡竟搜集了六大巨冊！現在蘇俄莫斯科又有一小卷新的書簡，由國家出版部出版了。這一本小書不能增加我們對於柴霍甫的了解，但却在我們所知道的範圍內，使被們更加明白一些。我已經知道他是寫不

來長篇小說的，但他却不斷的努力，想朝着這永遠達不到的目標走，使得他的心像火一般的燃燒着。他說他寫短篇只是長篇的預備。

最近的書簡集顯出柴霍甫掙扎着想由細寫的描繪達到大幅的出品。他的較長的短篇小說都預先存下了長篇的企圖。但他因為太忠實，想使其前後貫串，緊湊有力，結果是依舊不能孔得狠長。他好像怯膽怯似的，常對人說：『我對於政治宗教或是哲學還沒有確定的觀察；差不多每月要改變我的主張，所以我描寫英雄的戀愛，結婚，生產，有亡，說話等等，只好加以限制。』所以他的小說描寫，大半是客觀的科學方法，只有一小部分表現他對於來世界的希望。

高爾基 (Maksim Gorky) 的書簡不及柴霍甫的多，大都是給出版家的，在他六旬大慶時，已經由蘇俄國家出版部出版了。這些信都是高爾基在十三年前寫的，談的都是印刷上的事情，如原稿，校對之類，從他的信中看來，他是一個輕視金錢的人，無論有多少錢，立即用完。所以他寫信給出版家道：『無論我得到多少錢都是一樣；我就是得到

十萬盧布，也不見得高興，立刻就可以用完。我不與你談金錢上的話，不把你當作商人，我是把你當作事業上的朋友，精神上的伴侶。』同出版家說這樣的話，真是鏡花緣君子國裏的人了。

高爾基又狠謙虛，他寫信道：『不要稱讚我，那怕是極小的地方也不要稱讚我。人狼軟弱，總喜歡人家捧，但一個人如果不值得人家捧，而謬受誇獎，是要慚愧無地的。』

他又談到他的歌爾狄葉夫 (Foma Gordyeff) 道：『這篇小說常使我不愉快，恐怖而又疑惑。我想寫現代生活的廣大圖畫。同時我還想寫健康有力的人猛烈的掙扎着，想要尋求合於他的氣力的工作，發洩發洩力量。後來他却心冷了。生活壓榨着他。簡直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人家爲了一件小事，打斷了他的脚，好像 Hercules (希臘神話中的大力士) 戰勝了巨蛇，反受困於蚊子一樣。』最近國家出版部已刊行高爾基全集二十卷，以作他光榮生日的紀念。

俄國批評家美海洛夫斯基 (Mihalovsky) 說，文學家總是一對一對的，所以盧騷和福祿特爾是一對，迭更司和薩考萊是一對，託爾斯泰和杜思退益夫斯基是一對，等等。最後說，柴霍甫和高爾基也是一對。所以我們現在也相提並論了。

高爾基新作三部曲

因為美國人不大歡迎高爾基，他就於一九〇六年移居意大利的喀普里(Capri)。許多俄國人慕高爾基的名，都仿造着高爾基的白屋，傍着他建途在小山上。如今我們倘往遊意大利，便可看見百小山頂上好像飛揚着成羣白鳥似的，有好幾基高爾馬式的房屋。其實高爾基在喀普里只住了十五年，他的我的童年就是一九一二年在這小山上寫的。

從一九二四年以後。他就永遠住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灣南的海邊城市索棧託(Edo di Sorrento)，那兒有甜蜜的景色和芳香。他就繼續寫他那過去的在實的俄羅斯。他的

作品恆多悲哀憂鬱，但他爲人卻恰恰相反。他的家庭裏是充滿了愉快的。冬天朝暮在書桌前工作，但在夏天卻常與客人們在月光下作鄉間的舞蹈。

他最近作有三部曲，寫俄國革命前四十年的知識階級。第一，二卷已在俄國出版，被譽爲戰後俄國最偉大的傑作。今年二月十日的 *Jishu Kristina* 上甚至尊爲：『一切高爾基創作力的集中，一切高爾基的方法，觀察與經驗的最高點。』第三卷正在創作中。

聽說今年秋天葛爾來 (*Bernard Guernsey*) 擬譯其第一卷出版，名爲結局與開始 (*The End and the Beginning.*) 美國人如果看到這部偉著的英譯，也許要改變他們一向不歡迎的成見罷。

高爾基論謀殺

最近高爾基發表了一篇謀殺論，大意說謀殺是一件殘忍的事，但謀殺者却以殺人的方法愈巧妙爲愈有光榮。本埠新聞，偵探小說，以及電影更推波助瀾的誇說謀殺者的神奇。倘若一個醫生救活了幾個人，報紙上便無聲無臭的忽略了過去，偵探小說更不與他發生關係，電影也不想取他來做材料，彷彿大家都趣味索然似的。

不過謀殺雖然是罪惡，但有些瘋狂者出於不得已而殺人也是極可憐的。在這一點上，高爾基又主張從寬發落了。後來高爾基便舉了幾個例。但若一個孤苦伶仃的低能

兒，受世人百般嘲笑，他應該怎樣呢？結果是他把嘲笑他的人全家都殺了。殺老父是因爲他不曾管教，殺子女是爲了他們笑過他，殺其他的人是爲了他們不該在旁邊看熱鬧。照理智講，殺人抵命，沒有別的話說；照情感講，我們是不是也要憐憫這個暗殺者的無知呢？終於是這瘋子判了幾十年的罰做苦工，沒有定死罪。

最後高爾基又舉了一個例，假如一個文學家爲了爭情人的緣故，打了伶人的後腦，又將怎樣處理呢？文學家的苦悶，非此不足以宣洩呀！這也很難定以相當的罪。

人類的生活永遠是這樣的矛盾。

小托爾斯泰與皮涅克

小托爾斯泰 (Alexi Tolstoj) 的近作拉斯蒲丁 (Rasputin) 劇最近已在英國上演。

拉斯蒲丁已經成爲傳說的人物，這個魔僧在此劇中所表現的是獸性的，但也是神性的。他熱愛着酒和女人，却也熱愛着和平，這樣便成爲很有趣的對照。他反對戰爭。他喊着說：『戰爭要是再繼續下去，俄國便要毀滅了。無論如何，無論如何，俄國是一定應該和平的。』結果他爲人所殺，戰爭依舊繼續下去，沒有和平，舊俄使滅亡了。此劇表演的時間很長，居然還沒有失敗，可見作得是很有力量的。

皮涅克 (Pinyak) 七年前的赤裸裸的年頭今年已經有英譯本了。此書寫於飢餓期間，全篇沒有統一的結構，但却可使我們知道當時俄國困苦的情形。

農民詩人與俄國

眷愛祖國自然不是俄國詩歌的新情調，在十二世紀末年無名詩人的國家史詩易高客人的故事裏，已經讚頌着俄國了。自從韃靼人第一次侵入俄國以後，俄國人至少已有了眷愛祖國的心，這心思像樹的年輪一般，一年一年的擴大起來，樹根深深的生牢在肥沃的土壤裏，一世紀一世紀的滋長發育。現代的農民詩人詩中常有稱頌祖國的話，也就不足爲怪了。這些詩人繼承着祖先的餘緒，與戰前的詩人，竟是同樣的歌頌着俄國。不過無產階級詩人却不愛歌頌，與農民詩人相反。前者是列寧和特洛茨基的信徒，他們用

盡心力，想要作廣大的國際宣傳。在他們看來，「俄國」兩個字已經不時髦了，纔用蘇聯或縮寫 U. S. S. R. (Union of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s) 來暫代。他們常嘲笑農民詩人爲淺薄的妄想。在他們的眼光看來，防禦的愛國主義與侵略的軍國主義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我們現在不必判斷兩者的是非，還是讓我們看看農民詩人怎樣眷愛俄國罷，因爲我們首先只想多得一點文學上的新知識：

農民詩人依舊從古代的民俗裏採用珍貴的詩料，過去的諧音因此便保留在他們的詩裏。他們有夢想的天才。他們時常凝思，觀察着無盡草原的美麗。天空裏深藍的天色和閃爍的星光使他們生了敬畏之心。喧闐，煩忙，無休無止的城市不合他們的口味；他們只愛鄉村的景色。他們愛聽草的響聲，小溪的琤琮聲，以及樹葉的蕭蕭聲。大自然像磁石一般的吸引住了農民詩人，他們深深的感到牠的祕密。於是莫洛沙夫 (Morozov) 唱道：『呵，我美麗的俄羅斯，你有巨人一般的精神和氣力，在你自家織成的灰色衣服下，有一種偉大的力量。我看見你受了傷，但我却時常愛慕你的勇敢，你潛藏的力以及

你兇惡的夢。』葉賽甯(Исаев)也唱道：『俄羅斯呵，覆盆子的田園，河上的藍煙，我愉快而又痛苦的，愛着你沈默的憂鬱。』渥萊興(Оршин)也唱道：『祖國呵，你是多麼的美麗呵！你那小麥的草原，喫小麥的子民，照小麥的太陽，多麼可崇敬呵。就連你的歌聲，也有土壤和小麥的氣息。』克留耶夫(Клюев)更是滲入他自己的幻想了：『茅舍是個寶車，舍隅便是軍輪。雲中天使下降，俄國農民成羣結隊的向上飛騰。』

就連俄國的象徵詩人，也同樣的讚頌着俄國。即如十二個的作者布洛克(Блок)的詩句有云：『我可愛的俄羅斯呵！我們痛苦的感到你的長路。我們的路是憂愁無盡的草原，俄羅斯呵，你的憂愁，甚至你長夜的黑暗，我都不怕。這是俄羅斯的本色，我愛他勝過別國。』

水門汀譯成英文

格拉得可夫 (Hyodor Gladkov) 的水門汀 (Цемент) 已爲阿述 (A. S. Arthur) 等譯成英文，由 Martin Lawrence 公司出版。據說新俄的小說大都是受任命而作，爲宣傳而作的，惟此書卻是一個例外。作者雖是出身農家，他那文學上的技巧即在譯文中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本小說的大意是：朱美羅夫 (Глеп Чирралов) 被強迫徵兵，與他的嬌妻戴霞 (Dasha) 告別，打了三年仗。戰後歸來，看見家鄉一切都破壞了，他以前工作過的大工

廠一點生氣都沒有，工人們怠惰而且飢餓，到處都是孤寂；一切都是破敗，個個人穿着破爛衣服，饑餓不堪，他自己的家也醜陋異常。他的嬌妻戴霞已與從前完全不同，也做了工人，晝夜勞動，幾使他不敢辨認。大家都犧牲了個人的幸福，來實現普羅的世界。

梅雅荷爾想到五十年後

新俄戲劇運動最努力的就是梅雅荷爾 (Vesvolod Meyerhold)。他是普羅戲劇的光驅，也是普羅戲劇的權威者。他的戲劇結構雖大多相同，但演起來却極動人。什麼都上舞台。連汽車和機關槍在內。最近他又與未來派嗎耶闊夫司基 (Vladimir Maiakovski) 聯合，重組劇場，——這在以前曾經度想要停辦的劇場。梅雅荷爾又新編了一種戲劇，名為臭蟲 (Bog)，分爲兩部分，第一部是一九二九年莫斯科的事情，第二部是一九七九年莫斯科的事情。大意說蒲里支卜金是一個年輕的工人，將娶一迷人的女工爲妻。後

來年輕工人誤入迷途，爲一反「抗閥」的商人所引誘，害得他那普羅的情人失望而自殺。於是工人娶了商人的女兒。他的婚禮極爲熱鬧，賓客們都喝得酩酊大醉。正在熱鬧的時候，房屋起了大火，個個人都燒死在裏面；說也奇怪，蒲里支卜金雖死，身體竟未爲火燒壞，於是人們設法把屍體保存起來。五十年後，古物學家找到了這個屍體；當時的科學已經能夠使得屍體還魂，於是蒲里支卜金復活了。

據梅雅荷爾的理想，一九七九年的人們不吸煙，不喝酒，不戀愛，不握手。整天所做的事情只是開會和演說。在他們看來，蒲里支卜金是個大怪物；他們把他放在籠裏，要他演說。他們搬出歷史和辭典來，以便了解他所說的難懂的話。囚禁和自殺是他們所不懂的，桌蟲一詞，尤其使他們驚訝。此劇早已上演，曾得到很大的成功。

新俄小說家奧尼奧夫

奧尼奧夫(Н. Огнѳов)是皮涅克的繼承者，作風頗有相似之處。他的新俄學生日記(*The Diary of a Communist Schoolboy*)新近已經譯成英文，並有好幾種漢譯。輕鬆活潑，逸趣環生，讀之使人忘倦。他寫一個十五歲的男學生柯士泰，簡直完全是孩子口吻，天真爛漫，直率而不假修飾，並不像縮小的成人。就連寫戀愛也是孩子氣的。奧尼奧夫自己簡直就化身為柯士泰了。此書的出版處為 Collance 書店，我且摘譯其中驅逐教員和戀愛女同學雪菲的片斷來看看：

「十月十五日——我們這一羣今天很憤怒。事情是這樣的。新來了一個歷史課的教書匠愛麗娜。她拿書來，向全體說：『孩子們——』我便立了起來說道：『我們不是孩子。』她答道：『你們自然都是些孩子，我不能改換我的稱呼。』我又說：『客氣一點，不然就請你滾蛋！』如此而已。同學都幫我的忙。愛麗娜臉紅紅的說：『不許在這課室裏，出去！』我說：『這兒就不是課室，只是討論處。你想趕人，不配！』她又說：『不得無禮！』我說：『你還是舊式的教書匠。』如此而已。愛麗娜立刻就倉皇的逃走了。』

「二月十九日——雪菲姑婆同我做了許久朋友，今天這件事我却不能不說了。……我便向她說：『雪菲，你可以同我出去散步麼？』雪菲說：『你這散步是什麼意思？我們現在不是散步麼？』我說：『不是這個，我說的是真的散步。』他說：『怎麼？難道現在不是真的散步麼？』我這時弄得很窘，便說：『你不懂，我是說像夫——妻那樣的散步。』我以爲他要生氣，誰知他却沒有，只是垂下眼睛，說：『你想娶我麼？你的年紀都還小呢。』我只好轉灣，緊接着說：『不是，雪菲，你不懂，我不是說娶你；我是說你可不可以與我一同到郊外散步去。』她說：『你想怎麼樣呢？』我說：『比方——接吻行不行？』她想了一會，說道：『不行。不過如果允許了你後來怎麼樣呢。』我大叫着說：『不談了，不談了！……』

新俄大學生日記

前面我談到奧尼奧夫的新俄學生日記，現在再談談新俄大學生日記（*The Diary of a Communist Undergraduate*）此書已有Gollancz書店的英譯。（並有江紹原的漢譯）這一本新著自然是仍出於奧尼奧夫的手筆，但調此子却比前一本嚴肅了許多，原因不僅僅是由於主人公柯士泰年齡漸長，自己感覺到所負的重大責任。吳禮甫的作風仍是輕鬆簡短的，不過却與以前的輕鬆簡短不同；他幽默已經失去天真的趣味了。這種差異可以從他所寫的環境以及旁觀者的氣分裏看出來。最明顯的就是柯士泰的年老的教師尼克皮

託文已經不滿意於智識階級；他說：無疑的，智識階級是快要消滅了，現在所需要的是另一種東西。當然不是舊式的文學。『你以為現在還會有人愛看杜思退益夫斯基心理分析的把戲麼？』

與前一本一樣，這本書寫城中的日常生活，以及年輕人對於布爾塞維克哲學的態度，非常有趣，年輕人熱烈的討論着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柯士泰自然是現在俄國熱血青年極端的例，我們可以說奧尼奧夫創造了一個杜士泰型，而像柯士泰這樣的人，在新俄却極普遍，正猶之前世紀六十年代，滿街都是羅亭一樣。

俄國工人與俄國文學

新近美國文人愛林生(B. D. Allinson)遊俄，在Dial雜誌上報告道：『俄國工人讀本國作品占百分之六十五，他國作品占百分之三十五。做書記和別種職業的人則相反，讀他國作品占百分之五十六，本國作品占百分之四十四。在工人所讀的本國作品中，名著占二一。八，戰前非名著的作品占一二。二，戰後新文學最多，占六六。戰後新文學以下列數種的讀者為最多：格拉得可夫 (Gladkov)寫俄國內亂的小說水門汀 (Cement)；

劉諾夫 (Leonof)的刺狹 (Barsuki)；訥甫羅夫 (Naverof)的麵包城 (City of Bread)；西拉費

莫威契 (Serafimovitch) 的鐵潮 (The Iron Torrent)；謝芙林娜 (Seyfyllina) 的 Virtneya；羅曼諾夫 (Romanov) 的短篇小說。

『俄國工人所愛讀的名著以高爾基爲第一，他的母親，阿爾泰麻拿夫家之事件，人間之中，幼年時代，短篇小說集等都很受歡迎。其次爲屠格涅甫的新時代，父與子，貴族之家，獵人日記；託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小史，復活，杜思退益夫斯基的罪與罰；柴霍甫的短篇和哥郭里的塔拉史蒲巴。』

『他國作品在莫斯科公共圖書館中以賈克倫敦 (Jack London) 爲第一，他的馬丁伊甸 (Martin Eden) 鐵踵 (The Iron Heel) 大房屋裏的小婦人 (The Little Woman of The Large House) 讀者最多，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爲第二，他的石炭王 (King Coal) 屠場 (The Jungle) 等都爲工人所愛讀。至於書記則喜歡歐亨利囂俄法朗士等人的作品。』

上面的調查，是三千讀者答案的總結果。據說俄國連辛克萊的全集都已經譯出來了。

最近俄國的文學批評

最近俄國的文學批評家實負有兩重責任，不但在思想上考察，還要在藝術上考察。首先他要看一看這作品是否藝術品，其次就要看這作品是否好的藝術品。所謂好的藝術品者，就是那作品以形式上的力量，激動讀者的感情，同時這感情又須是正常的感情。思想的健全與否，雖成爲俄國每一個批評家的中心問題；但是這種偏重的批評方法現在已有人在攻擊了。無論這思想是如何的正常，沒有技巧，總不能夠十分感動人的。

我們且看看波倫司基 (Viachaslav Polonsky) 最近在國家出版部印行的現代文學論

(O Sovremennoi Literatury) 是怎樣在批評白倍爾 (I. Babai) 的騎兵隊罷。他首先解釋這首紅軍的小史詩，當作純粹的詩看，把白倍爾藝術上的功績用幾頁紙讚美過後，下面便長篇大論的論起白倍爾的思想來。他說：『有掙扎即有浪漫主義，』因為白倍爾是在軍隊中奮鬥過的，所以他把白倍爾當作浪漫主義者。他說：『浪漫主義有兩種：一種是向下的，一種是向上的，一種是革命的，一種是開倒車的。白倍爾很有趣，起初是反革命的，後來却是暴烈的浪漫主義了。這就是我們青年文學的主要成功。』其實白倍爾的騎兵隊不過是新舊的橋梁，既眷眷於舊的，又戀戀於新的，處於一種徬徨歧路的地位。波倫司基戴了有色眼鏡，期許過深，硬生生的便把作者的諷刺當作浪漫主義了。

同時李伊納夫 (A. Iefner) 的現代 (Sovremenniki) 雖也批評白倍爾，却與波倫司基不同。他不忽略於藝術方面，也不偏激。他說：『白倍爾在短篇小說的結構上是莫泊桑的後嗣，在語句上却是弗羅貝爾的後嗣。』李伊納夫因為能夠量力，所以能成為較好的批評家。

尼基第那 (H. P. Nikitina) 和許維洛夫 (S. V. Shuryalov) 的現代作家 (Bellaristi Sovremenniki) 是一部大著的第一卷，凡論到五個作家，以格拉得可夫 (Gladkov) 和羅曼諾夫 (Romanov) 爲最著名。

法蘭西

喬治桑的祕密日記

像喬治桑 (George Sand) 那樣男性的女子，口含土耳其煙管，身穿長袍，克服了軟弱的繆塞 (Musset)，猶豫的巴齊羅 (Pagello)，多病的蕭邦 (Chopin)，我們總以為她是性情強硬的了，誰知她卻也有時很溫柔的顯出女性來。最近美國何薇 (M. F. Howe) 夫人

編了一本喬治桑的祕密日記，內中有兩節話便足以證明。這兩節話是關於喬治桑生活中最有興味的與繆塞巴齊羅三角戀愛的事件。其一云：『我愛你。（指繆塞）只要你愛我，我甯肯忍受一切的苦痛。然而你離開美我了，可憐的人。你瘋了……驕傲制服了你。自然，你應該有你的驕傲，你的驕傲是美麗的，因為你有美麗的靈魂。但是你如果能讓理性壓制你的驕傲，理性就要對你說：「愛這個可憐的女人罷；你現在知道過不會你於愛她的，那麼你又何必懼怕呢？可憐的東西，她不會苛求的。戀人的戀愛愈淡，痛苦也愈少。這正是你愛她的時候了。』其二云：『不呵，不呀，我不想死，我想要戀愛。我想要再變成年輕，我想要生活；但是一切這些溫暖的感覺都：成灰燼了。天哪，你爲什麼要拋棄我呢？我難道是犯了罪麼？難道戀愛生活也算是罪麼？一個男人（指巴齊羅）走到一個女人身邊說道：「你被人家蔑視，拋棄，踐踏在足下；你是應該如此的。你沒有告訴我過去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不過我明白你的痛苦，我愛你。我唯一的願望就是忠心於你。安慰你自己罷，生活罷。我想拯救你。我要幫助你看護病人，（指繆塞）你可

以跟他到巴黎去，但你不能愛他，應該愛我。我相信你。」如果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說這樣的話，難道這對於她是一種罪過麼？如果他關不住熱情，想要克盡忠誠，安慰她，哭着求她，起初勇敢，後來自卑，要想求得她的愛，她又怎樣呢？唉，你不知道被人家崇拜，窮迫和懇求的結果是如何呵！有的人從來沒有這樣做過，從來沒有固執的圍攻過婦人。驕傲而且溫柔，他們用的是追求法，等待着成功。至於我，竟遇着一個迫不及待的男人。那個意大利人！天曉得，他第一句話怎麼不會使我驚呼呢。爲什麼我竟允許了呢，爲什麼呢，爲什麼呢？連我也不知道的！我曉得你爲了他的緣故纔棄絕我，爲了我無心的過錯，你竟責罰我，好像判官審問刺客一樣；就是逆倫殺親的人也不過是被殺一次，而我——有十個星期是一天一天的死了又活，現在卻是每分鐘都要死去了。這種痛苦真是太長了。殘忍的孩子，你既恨我，爲什麼又要愛我呢？你每星期究竟弄的是什麼把戲呢？』這兩節日記，可以說是未寄的情書，都是爲繆塞而寫的。其實喬治桑並不愛巴齊羅，不過是把他當作繆塞的替身罷了。

孟代與愛倫坡

孟代 (Catulle Mendès) 的紡輪的故事是我們所熟知的，但這本書恐怕是唯一有英譯本的書。孟代的作品譯成英文的非常稀少，據說英國是道義之邦，而孟代的作品肉的氣息很濃厚，所以不合英國人的胃口。直到最近，纔有梅格羅絲 (Meggison) 夫人譯了他四篇小說：五十六號，路旁的鄉村，咳嗽和露沁羅李。即以五十六號作為書名。

這四篇都極神祕，所以有人以為他受了美國神祕小說家愛倫坡的影響很深。五十六號是說一個和善的人在酒醉之後殺人，寫內心的衝突，極為用力，惜於犯罪心理學尙少

研究。路旁的鄉村據孟代自己說，是他親眼看見的，其實只是文人的狡獪。他說他與七個朋友行經一個鄉村，看見田舍豬欄，花木園林都縮小得與小人國裏的一樣，嚇得他們轉身就跑。咳嗽則說的是一個失戀的人跑到孤寂的島上，天天晚上聽見空中咳嗽的聲音。露沁蘿李寫露沁蘿李變為國王的夜鶯，頗似孟代自己的童話公主化鳥。以上四篇以首末二篇為較好，中間兩篇使人不大滿意。

戲劇家顧爾特林逝世

法國喜劇家顧爾特林(Georges Courteline 1861—1939)已於今年六月廿五日逝世，享壽六十九歲。顧爾特林令人可愛的地方就在於描寫得極其安閒自得，沒有一點匆遽，也沒有一點做作，觀察敏銳，劇中不喜歡寓有教訓。當時一般的劇作家都想把舞台當作說教台，而顧爾特林則仍以觀照的方法描寫人生。他的戲劇裏並不是沒有教訓，更不反對別人在劇中寓有教訓，他覺得繙幕啓後，使人思索是可以的，不過不宜太顯露罷了。所以他的喜劇，即使有教訓，也是極隱晦的。大半都只是刺激生理上的愉快，好像兒時

看見小丑打警察，覺得好笑一樣，並沒有什麼深意。

顧爾特林有一種特性，最喜歡嘲笑官場。像小說連裏的快樂 (*Les Gai's de l'Escadron*, 1895) 和八點四十七分的火車 (*Le Train de 8h. 47*) 都是這一類的作品。對於官場的規則以及一切虛文都覺得是滑稽的好材料。

只把他的喜劇看作可笑的作品，未免輕視了他，他的作品却含有他的大道主義。至於有人說他是含淚的微笑，這據 *Rene Taïou* 所說，像是一點也沒有的。以他的代表作卜卜洛詩 (*Boubouroche*, 1893) 為例，第一幕卜卜洛詩自誇，專寫表面，第二幕突然轉變，描寫心理，而對卜卜洛詩加以嘲笑。這內外兩面的描寫便是顧爾特林天才所在之處。

卜勒浮斯特的新作

在我國以李劫人所譯的婦人書簡著名的卜勒浮斯特 (Marcel Prevost 1862—) 最近又作了一本小說處男 (L'homme Vierge)。謹將情節寫出，以代介紹。

哈甫是個富人，聰明懶惰，終日住在堡中，無事可做，便想弄個女人玩玩。在幾次勝利了以後，把妻子娶了過來，生了一個兒子阿耐。偏偏命運要播弄他們，他的妻子竟把姪女徐多麗帶來。從此便生出事情來了。徐多麗成了阿耐的兒時伴侶。後來阿耐年齡長大，遊學英德。徐多麗與哈甫獨居，哈甫就愛上了她，毫不困難的把她引誘上了。那

時她只有十五歲，他已經四十四歲。他們彼此相愛，同居了十五年之久。阿耐身入軍隊，戰後歸來，方知母親已死，父親竟忌妒起阿耐來。徐多麗在阿耐面前，說了實話。她說她成了哈甫的妻子，但這卻是阿耐的過錯。爲什麼阿耐在當時不愛她，要棄她而去呢？現在她是悔罪了。不過阿耐卻不願爲徐多麗所愚，他以爲她假裝懺悔，意思不過是：她討厭了老頭子，現在想換一換口味，又來迷他了。其實他是一個處男。痛惡肉體之愛，在幾十年前他已經愛了她，不過嘴裏沒有說出來，現在這念頭卻已完全打消。後來父親自殺，徐多麗已有身孕，阿耐爲接續父親的後嗣，並爲保全名譽起見，娶了徐多麗，但也只限於名義，阿耐始終是一個處男。

書中主人公哈甫阿耐和徐多麗所遭的事情是相同的，作者卜勒浮斯特使他們三個人自己出來說話，因此各人的觀點不同，所說的話也就不同了。這不同處正是作者分析心理細微的地方。

康拉特的後繼者紀得

曾經由穆木天譯成中文的窄門和牧歌的交響曲的作者紀得 (Annie Gide, 1869—)

新近又作了一本剛果旅行記。熱帶的非洲，充滿了野獸，半野的黑人，有毒的爬蟲，傳病的蒼蠅——一切都是極好的題材。以前英國康拉特在十二歲時曾經指着非洲的地圖說，『我要到那裏去！』那時因為他年齡很小，所以不知道那地方的遼遠和危險，誰知他在二十幾歲時，就把這個願望實現了。紀得決定到剛果去，也只得二十歲。不過，紀得雖說是他的著作是獻給康拉特的，康拉特在录下也許要莞爾而笑，說他在生時遊歷非

洲，並沒有像紀得這樣的奢華罷。因為紀得是坐汽船去的，還帶了四五十個隨員。紀得寫他船停剛果河口的印象道：『我們靠了比屬的岸邊，遙遠的法國岸已經一點也看不見了。有許多平屋，我想找海馬，卻看不見。岸上的樹很濃密；大樹和小樹代替了蘆葦；無論牠是小樹還是蘆葦，總之牠是在河上侵略起來了。……一叢令人怡悅的芒果樹蔭，幾家茅舍，一羣懶惰的人在茅舍前面。幾隻神祕的蝴蝶。空氣輕鬆溫和，沁入肺腑。』據紀得說，與土人交談，很不容易，非洲人不懂得『爲什麼』這個詞，『他們的胸筋似乎不大懂得因果的關係。』

非洲人與美洲紅人顯然是不同的。非洲人的房屋都是東倒西歪，不整齊的，紅人的房屋雖然並不怎樣清潔，但至少是對稱的；非洲人是殘忍暴躁的，而紅人則是歡欣而且友愛的；非洲人非常蠢笨，紅人卻還顯出一些聰明來。不過紀得卻從醜惡中看出美麗，竭力對於他們的原始生活和跳舞加以稱讚。他不但使我們觀看非洲，還使我們聽着非洲，嗅着非洲，剛果旅行記應該放在康拉特異國情調小說的一起。

新的夫人學堂

法國古典派作家莫里哀在一六六二年出版一本喜劇夫人學堂，誰知事隔二百六十多年以後，現在又出了一本新的夫人學堂 (*L'école des Femmes*) 是紀得的小說。這只是題目相同罷了，情節是完全不同的。

此書的女主人公是易薇琳，是布爾喬亞的家庭出身，用舊式的方法撫養成長，故事始於前世紀之末，一八九四年。她除了學過娛樂他人的藝術以外，所受的教育甚少；她彈得一手好鋼琴，別的事情是什麼也不知道。她的父母常以虔敬，恭謹，服從等婦德來

教訓她。她不像莫里哀夫人學堂裏的女主人公那樣的不忠實於丈夫，因為時代變了，家庭對於她的管束並不十分嚴緊。她也無需作過分的反動。

所以在一八九四年，易薇琳嫁了一個年輕的男子羅伯慈。她對於羅伯慈的印象很好，不但愛他，還很尊敬他。在她看來，羅伯慈將來一定是一個偉大的人物，她唯一的願望，就是幫他的忙，共同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她將因他而活着，她希望他因事業和使命活着。

易薇琳是多麼可愛的人呵！這就是當時的婦人，不但爲自己的幸福，也爲了大眾的福利。易薇琳戰慄着，恐怕她自己配不上羅伯慈，她本是機智的，一見了他，就變得很笨，可憐的易薇琳！

易薇琳這樣的夢想着羅伯慈的成功，他至少也應該是一個完全的人，纔能對得住她。誰知他只是一個普通人。

他既非怪傑，又非罪魁。他的生活和習慣都很好，他的門第也很高，又有錢。他滿

口說的是好聽的話。不住的說着宗教和責任。他自己辦了一個刊物，政治部分由他主編，只捧那些他所想納交的人。他只會吹牛，只有空殼，只好騙騙易薇琳。一般人是不大注意羅伯慈的。

易薇琳的聖潔靈魂和高尙道德，使其仍不減當日的甜蜜與溫柔。後來她雖明知羅伯慈不過爾爾，還是不與他破裂。她離開他，是爲了要看護得傳染病的病人。易薇琳至死仍爲他人謀福利，她到世界上來，是想犧牲一己而爲別人的，總算不枉此一生了。

哇萊蒞論詩的藝術

最近哇萊蒞 (Paul Valéry, 1872—) 著「本詩學 (Poésie)，這本書是精裝本，售價四百法郎，並附哇萊蒞親製的蝕雕八幅，有的是巴黎塞納河的水景，有的是一個女人倚在窗前讀書，有的是女人從高樓上眺望等等，美麗絕倫，文藝復興時期的大藝術家拉斐爾除繪畫之外，復擅雕刻建柱，米西盎則羅除繪畫之外也會作詩，哇萊蒞之能蝕雕，實可與他們倆後先輝映。不除哇萊蒞除藝術之外，懂得哲學和科學，甚至懂得高級數學，這就非先輩所能及了。

哇萊荔自己雖作出年輕的命運女神，幻美等迷人的詩。但他却不主張無限制的神祕感情的流露。他又與愛倫坡波特來耳馬拉梅等的意見相同，以爲純粹的詩是不容些微外物滲入的，好像仔細蒸溜過的水一般。所以他不贊成詩中含有教訓，把教訓歸爲散文所專有。但他却又相信智識可以增加對於詩的了解，還可以發展詩的表現方法。

巴比塞寫軍人生活

巴比塞(Henri Barbusse, 1874—)的我們別的人和火線下早爲我們所熟知，現在他的我親眼看見的(I Saw It Myself)又已譯成英文，由紐約 R. P. Dutton 出版了。據巴比塞自己說：『讀者在這本書裏所見到的都是實事。沒有一點捏造；實質和形式，都是我親眼看來的，或者是從正確的來源取來的。』但其中有一篇寫俘虜在後防被殺的事，有人疑爲無稽的謠言。

有一篇不低頭寫俄國兵在法國打仗，聽說國內革命，要想回去，長官不許。又有一

篇一個兵士之歌寫一個兵士在將出發前，與情人告別。後來在軍隊裏思念情人不已，竟在濠溝裏唱起歌來。長官非常生氣，將他殺掉。血染滿袖，歌聲便停止了。這兩篇都是寫上級軍官的專橫暴虐的。

這本書不是平靜徐緩的，敘事很雜亂，但思想却超過了藝術。

諾露伊夫人傳

法國現代女詩人諾露伊 (Comtesse de Noailles, 1876—) 最近在中國已有夏索以曾孟樸等的介紹，現在我再來介紹一本新出的朋瓊 (Rene Benjamin) 所著的諾露伊傳。朋瓊曾於一九一五年以一部戰事小說格斯帕兒 (Caspar) 得過龔古爾文學獎，他這本傳記並不是批評無量的心，感嘆的臉，血逸樂與死等詩集與小說集，而是一種現在最流行的小說化的傳記，在從前這樣的傳記是只有在作者死後纔可以發表的。朋瓊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作家，常愛趕時髦，替劇院的女明星以及各種名人作傳；誰碰着他的筆尖就活該倒

霏，他生就一種嘲笑的神情，凡他所敘的人物沒有不被他剝苦的。他很猛烈的辱罵智識階級，從大學教授一直罵到小學教員。國家的制度和官員他簡直一點也瞧不起。像他這樣的性情當然談起諾篤伊來也沒有什麼好話。在他自己，以為是非常崇拜諾篤伊，幾乎要拜倒在她的腳下。大約他的話是真的，因為他罵人完全是出於不自覺，猶之他以前想把格斯帕兒寫成英雄的小說，結果却成了一張諷刺畫。起初諾篤伊曾允許替朋瓊在書的封面上畫一張自畫像，後來她看見朋瓊的原稿，便不替他畫了。謠傳朋瓊想把刊出的書一齊收回來，無如已經太遲，他的書早已家家販賣，人手一編；而各文學會和沙龍裏，也拿這些略含污辱的話當作談助了。

這本傳記並不是完全的傳記，大半記的是諾篤伊談話的片斷。他摹仿她談話時那種非常活潑的心以及美麗的抒情詩的燦爛詞句，是非常值得稱讚的。不過一不留心，他的本性流露在筆底，便把諾篤伊寫壞了。

法雷耳寫三角戀愛

法國現代小說家法雷耳 (Claude Farrère, 1876—) 的小說是被批評家 René Laou 歸入於『異國小說和冒險小說』類的，因為法雷耳常以異國情調寫入小說，以中國，印度，支那，日本，土耳其等處為背景，他與綠譚一樣，也做過法國海軍的軍官。他那寫殖民地的小說文明人 (Les Civilisés) 曾於一九〇五年得龔古爾獎金。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寫日俄海軍大戰的小說交戰 (La Bataille, 1909)，此外男刺客 (L'Homme qui Assassina, 1907) 以君士但丁堡為背景，鴉片煙 (Fumées d'opium, 1904) 以中國為背景，也都很有

名。

法雷耳自一九一八年退職，改做文官以後，他的小說異國情調便很少，而海的氣息也淡起來了。最近的一本葬儀進行曲（*Marche Funèbre*）便是只以三角戀愛的事實來引人入勝的。

女主人公是韓麗蓬，她欺騙了她的丈夫陸軍大佐，與一個年輕的外交官布希爾戀愛，還把她自己的女兒嫁給布希爾。於是她就成爲偷女婿的岳母了。她起初的動機是因爲她女兒有錢，好教她的情人布希爾得一份嫁奩。再說，像這麼一來，她就可以時常與他接近，不讓他被別的女人帶走。他們還商量過，娶她女兒只是名義上的夫婦，遮人耳目，實際上還是布希爾與韓麗蓬作爲主角。

但他們倆的事却沒有告訴女兒以沙白麗，她看丈夫如此冷待，甚爲疑惑，後來纔在羅馬的蜜月旅行中，發見了可怕的真實——原來岳母竟占了三角戀愛的另一角。發見以後，以沙白麗便想自殺。她從此不想再見她那犯罪的母親。那麼，這個問題怎樣解決

呢？離婚罷？她母親韓麗蓬無論如何是不會允許的。韓麗蓬雖是罪人，却篤信天主教，遵守法律，而該地的法律又是不許離婚的。韓麗蓬與大佐，爲了面子關係，也不能離婚。

漸漸的這件事大佐也完全知道了，他也沒有法子想，只得把女兒和女婿送到美國去作長途旅行。他逼迫他那心碎了的不忠實的妻子接受他的提議。

在西印度一個年老却又漂亮的克里阿勒愛上了以沙白麗，想與她私奔，偏偏他又遇見一個年輕法國男子成爲他的情敵。但以沙白麗自己却只想做寡婦。終於布希爾與岳母斷絕，完成做丈夫的責任，回法後死了一個光榮的死，以沙白麗改嫁一個美國人。幸而還好，她母親對於這個美國人不大接近，不然可又有花樣啦！

杜哈美爾完成三部曲

提起杜哈美爾(Georges Duhamel, 1884—)誰都會記起他的犧牲者的生活(一九一七)和文明(一九一八)，但我們却不會知道這是他三部曲的前二部，直到十年以後的現在，纔有最後七難(Les Sept Dernières Peines)出版，完成他三部曲的大工作。

這部最後七難也是杜哈美爾親身的經驗。以前他是醫生，在軍醫處裏服務了四年半，看見了許多勇敢的傷兵，也看見了許多可笑的事情。這部書便是描寫後者的幽默的喜劇。內中寫一個陸軍大佐剛上戰場，便被彈子打傷手臂，復原以後，本應該就上戰

場的，誰知他却嚇得不敢出去，加之軍醫處裏還有花花綠綠的漂亮看護婦，他就更加捨不得去打仗了。此外還敍到強迫徵兵，連醫生也被迫得戰兢兢的入了軍隊，終於死於行役。

最有趣味的是寫一個醫院裏組織了一個小小的音樂隊，使傷兵可以享受娛樂。一個兵快要死了，心想如果他立刻死去，同伴們一定要爲他料理後事，無心再聽音樂；爲保持同伴們的繼續娛樂起見，他拚命的支持着自己的身體，不讓他回老家。一直到樂聲停止，方纔死去。最後杜哈美爾告訴我們說，真正勇敢而有堅強意志的人，不但可以延長生命至一小時之久，卽死人也可以復活。美國愛倫坡不是也說過麼，人之所以死，只因爲他意志薄弱而已。

杜哈美爾又說，四年半之間，他沒有聽見病兵埋怨過敵人一句話；人與人之間本是相愛的，最可恨的只是幾個惹起是非的大頭腦和一般鼓吹戰爭勸人送死的大文豪。

穆杭的蠻荒描寫

因了戴望舒等的介紹，穆杭 (Paul Morand, 1888—) 遂爲我們所熟知。去年穆杭又出了一本小說黑人的魔術 (Magie Noir)，寫得很有力量，可說是非洲的散文史詩。以魔教爲背景，加以熱帶林中透出沈鬱的扁鼓聲音，異國情調極爲豐富。黑人的王阿喜德尤其使讀者得到一個深刻的印象。穆杭運用他心理分析的手腕，將阿喜德野蠻的魂靈寫得很顯露。阿喜德天生憎惡白人的心理，用炸藥炸毀美國人的俱樂部，因此雄霸一方，後來終於還是不能征服白人。書中寫孟柯因不能接連跳舞二十四小時，便爲蛇所吞食，

尤爲殘酷。

馬洛伊士的兩本新書著

法國馬洛伊士 (André Maurois) 是傳記家，又是小說家。他所著的傳記有英國大小說家迭更司，英國的首相的士累利等，所以頗為英國人所注意。最近又出版了一種傳記論，自道此中甘苦。大意說，作傳記與作批評不同，須有深厚的同情心；但出語又須謹慎，否則一言既出，讀者摹仿起來，那錯誤就遺害不淺了。

馬洛伊士還作了一本小說，名為女王的水土，大意說一個實業家崇拜他的妻子，而妻子却與他離了婚，後來嫁給一個軍官，生活更不愉快，憤而自殺，丈夫也娶了續絃夫

人，這位新太太非常賢慧，她愛實業家好像實業家前妻一樣；而實業家不忠於他的新太太，也好像舊太太不忠於他自己一樣。因此結果也是悲劇的。這種對稱的結構使得作者的聲名更加鞏固。

龔古爾獎給與維葉

去年的法國龔古爾獎金已經發表，決定給予小說家維葉 (Mr Constantin Weyer)。
維葉今年已經四十八歲。在歐戰時是一個軍官，曾因奮勇殺敵，受了重傷。他的受獎作
一個軍人對於過去的回憶 (Un Homme se Penche sur son Passe) 寫他自己的經驗，當
然能夠愉快勝任，深切動人。雖然在藝術上不大成熟，因為背景好，所以使人看來也很
感到興趣。有人甚至將他比作考貝與傑克·倫敦。作品的內容寫的是坎拿大的大草原，
赫德森灣邊的冰天雪地。同伴力竭而死，以及把野獸打死，吸血以增加精神，種種慘

劇，寫來直可驚心動魄。

不過一般人對於此次的給獎，頗有微辭。大家以爲這次的榮譽違背了龔古爾獎金的本意：第一，這種獎金的設立是鼓勵青年新進作家的，而維葉却已年近半百，並且還出過十幾本書；第二，這種獎金是贈給大膽進取的作家的，而維葉作品雖然不錯，却沒有一點進取的精神。

最近法國的詩壇

最近法國詩壇有五本值得報告的書：

一，狄禮美 (Tristan Derème) 是勒封登的後繼者。最近這本黃道 (Le Zodiaque) 也許沒有金色的草地 (Le Verdure Dorée) 那樣的動人，但却充滿了戲謔，音樂人以及滑稽的哲學。

二，史派爾 (André Spire, 1868—) 的羅亞爾的詩 (Péones de Loire) 是自由詩。有人頗不滿意他不用音節和韻律，以為此二者如蝴蝶之兩翼；蝴蝶之所以能翩翻飛舞於花叢

者，端賴有此；一旦廢音節，去韻律，猶之無翼之蝶，就要委頓於地上了。但他雖沒有音節和韻律，却有詩人柔和的心情，他愛貓，水老鼠，野兔，翠鳥等，都寫在詩集裏。他又憐憫人類，有如海涅。

三、狄魯因(Alfred Drouin)是個統領，所以是兵士詩人，與史派爾相映成趣，後者是柔和的作風，而前者則是雄壯的作風；後者是社會主義者，而前者則是帝國主義者。幸而狄魯因最近這本三疊合奏曲(*La Triple Symphonie*)裏喜愛殺伐的詩很少，題材大都是赤楊樹上的蜜蜂，花園裏孤寂的踏月者，參天古木中的荷馬詩的讀者，等等。

四、過都依(Armand Godoy)的熱情的悲劇(*Le Drame de la Passion*)是根據馬太福音耶穌釘十字架故事作成的。

五、馬殊絲(Lucie Delarue-Mardrus, 1880—)的兒童心愛的詩(*Poèmes Mignons Pour les Enfants*)是寫給十歲上下孩子看的擬兒歌。

此
页
空
白

英吉利

白禮齊士不配做桂冠詩人麼

我們知道英國十九世紀的桂冠詩人是騷西，華茲華斯，丁尼生和奧斯丁 (Alfred Austin)，自一九一二年奧斯丁死後，便改委白禮齊士 (Robert Bridges, 1844—)。所謂桂冠詩人，不過是在英國宮中，遇國王誕辰等時，做詩來歌功頌德，與曹丕庭下的建安七

子一般，是個極其無聊的官兒。最近有一位愛管閒事的道格來司（James Douglas）竟在每日新聞（Daily Press）上痛罵白禮齊士，說他枉為桂冠詩人，不肯讓位，占領了十多年玉堂春，大有喫醋的酸味。他說白禮齊士的詩，只比不中用的奧斯下要好一點，其實連覽脚的瓦特生（W. Watson）都趕不上。這幾句話不打緊，卻氣壞了倫敦麥考萊的編輯老爺史奎爾（J. C. Squire）。史奎爾竭力替白禮齊士辯護，說他已經八十四歲啦，今年居然還有詩集出版，實在真不容易。俗話說什麼『四十歲以外的人不配做詩人』，這話是不對的，『太陽雖落，光輝更大』，這纔像句話，哈代到死還有衆生相和冬天的話出版，白禮齊士也是愈老愈壯健的。他又說白禮齊士描繪山川節季的變換，連華茲華斯和丁尼生都趕不上。他在八十歲誕辰的時候，許多新詩人都歌頌他。牛津英詩選內也選了他老人家幾首詩。他是詩人中的詩人。數百年後。其名都可以不朽。總之，他把白禮齊士捧到雲端裏去，甚至說連街頭報販也愛讀他的詩，而道格來司則把他說得一錢不值。

瓊斯的遺書與遺憾

瓊斯 (Henry Arthur Jones, 1851—) 已於今年一月七日逝世。最近我讀到新死的英國戲劇家瓊斯的遺書，對於英國文學與劇場，截然不相融合，頗引爲遺憾，茲將大意譯述如後：

「我在英國舞台上得到極大的成功，蒙大家賞識我，酬勞我，使我深深的感謝。我有時也想不顧一般人的歡迎與否，作幾種高深的戲劇出來。但是爲了想與民衆接近，便只好做了一些水平線下的通俗戲劇，以博得一般人的同情。

「我以為劇院如果不與文學接近，英國的文學家如果對於劇院不能感到極大的趣味，那麼英國便不能在世界上佔有現代劇的位置，也不能得到他國的重視。」

「爲此我就想盡大半生的力量把文學家拉到舞台上來，同時我還想叫伶人也學習現代劇。我自知在雙方都是失敗的，但我在臨死之時，懇求文學家和伶人能夠繼續我的初志做去，使得文學與劇場打成一片。」

英國兩個老翁的消息

蕭伯納 (Bernard Shaw, 1856—) 今年已經七十四歲，所作的華倫夫人之職業等劇，曾享盛名。現在聽說他有搜集他的短篇小說出版的消息，擬定名為不知名的武士 (The Unknown Warrior)，此外還想添寫一篇新作放進去。最近他新作一本戲劇，亦已脫稿，曾在愛斯脫 (Astor) 夫人家中朗誦云。

喬治摩爾 (George Moore, 1857—) 今年已經七十三歲，大家都久盼他的新小說出版。他因為春秋已高，不敢多事勞作，再者恐怕這部小說將成爲他最後的作品，所以尤

其慘淡經營，屢加刪改，不願輕易發表。他寫的是一個船主酷愛荷馬，欲以畢生之力研究之，惜未竟其志而卒。後來他的兩個兒子，一學雕刻，一學繪畫，卒成父志。這部小說便寫的是這兩個熱情青年的經歷。

關於巴蕾

巴蕾 (J. M. Barrie, 1860 -) 美妙的彼得潘一向只有敘述體的童話，雖也有對話體的戲劇，卻是只由舞台上演，未曾刊行。去年巴蕾方纔將彼得潘的劇本出版。他是極歡喜小孩子的，彼得潘本爲小孩子而作，所以他把這個劇本的版稅完全捐給倫敦大阿芒街 (Great Ormond Street) 的病孩醫院。據說這劇本每年可得版稅二千磅，因了巴蕾的慈善心懷，激起其他人們的急公好義之心，都紛紛解囊了。

最近又出了兩本關於巴蕾的書，一本是巴蕾著作細目 (Bibliography of the Writings

Of Sir J. M. Barrie), 集者爲加蘭德(H. Garland)。但據識者批評, 此書頗多遺漏。如一九二三年巴蕾曾投稿倪可爾(R. Nicoll)主編的英國週報, 在家庭諧樂上也有九篇重要的投稿, 這些加蘭德都不會寫上去。此外他連海麥爾吞(Hannerton)的巴蕾及其書都誤寫爲巴蕾; 其人及其著作了。這還是海麥爾吞在一九〇〇年的著作, 聽說最近他還要編一本更詳細的巴蕾評傳呢。

還有一本關於巴蕾的書是巴蕾生地(Barricland), 亦爲海麥爾吞所作。此書較巴蕾著作細目有趣, 他將巴蕾著作中所有的地點一一指出, 以便讀者參證。比方, 我們都知道彼得潘的故事是發生於肯頓花園, 但是小孩子所住的地方, 彼得潘時常飛進飛出的窗子, 究竟是在花園的那一個角隅裏呢? 這在狄更司的小說裏是很容易指出的, 因爲狄更司所用的都是真實的地名; 而在巴蕾的小說裏卻較爲困難, 因爲他所寫的地名, 尤其是劇本, 大都用的是假名; 所以海麥爾吞的索隱就很需要了。他還告訴我們, 警察與辛多娜是在倫敦的哪一條街上接吻, (辛多娜的一吻) 幻想的樹林是在什麼地方。(第二

夢）至於巴蓄的生地基列穆他更仔細的描寫，甚至鉅到十五世紀，還說十九世紀前半該地是紡織業的中心。基列穆本是一個小鎮，經巴蓄在小牧師，奧其飛，當人是獨身的時候等篇裏用他那幻想之筆來描寫，該地便成爲有世界聲譽的地方了。

威爾斯也編電影劇本

據平林初之輔的文學及藝術之技術的革命上所說，電影劇已成爲獨立的藝術；所以從前寫小說戲劇的，現在也改寫電影劇本了。像蕭伯納的該撒與克麗媯佩垂（*Caesar and Cleopatra*）那樣的將現成劇本改爲電影，由坡賴尼格萊（*Pola Negri*）扮演固不必說，就是專爲電影編劇本的文豪，也不是沒有；即如威爾斯（*H. G. Wells, 1866—*）的曾經爲王之王（*The King Who was a King*）便是一個好例。最近我在倫敦麥考萊三月號上卻看見希林（*Robert Herring*）寫了一篇文章，對威爾斯的這個電影劇本鄙薄得分文

不值，大意說：

威爾斯真是幸運兒。因為他從前曾經寫過好作品，所以讀者便迷信起來，以為他現在無論寫什麼，都是好的。只要你肯說話，總有人會聽你的。這個電影劇本實在是平平無奇，不過總算是威爾斯還在寫作品罷了。威爾斯的理想在一九一〇年即已停滯，現在已經落後。即如他所設想的愛國的女人，這在俄國電影彼得堡的末日裏已經敘述得有了。『我們拋玫瑰花給你們，你們出去為我們打仗罷。』這是瘋狂的愛國女人所常說的話，結果是戰士身死，血流遍野。但這是俄國的實事，威爾斯的劇本卻還只是理想，將來出演，恐怕只有英國人要看，俄國德國是不歡迎牠的。又如威爾斯把電影的製法都寫在劇本裏。這也是古已有之的，黃鏡便曾經有過這些說明。又如威爾斯太沒有電影的經驗，字幕都毫無趣味，結構又很鬆散，——這些都是缺點。

全篇可說沒有一句恭維話。中間只有一個建議，他說威爾斯這個劇本最好是請丹農雪烏的愛的鼓的演出者葛雷菲士 (D. W. Griffith) 或是來因赫特來導演。

又是威爾斯

威爾斯我們都知道是個雜貨攤，社會，政治，經濟，歷史，文學……無一不來。最近又出了一本小說白來茲華綏遊蘭坡島 (Mr. Bletsworthy On Rampole Island)，大意是說白來茲華綏經營事業失敗，戀愛又失敗，因成瘋癩，沈溺酒色。後來老律師請他環遊世界，拯救他走出脂粉地獄。船主很凶，船覆，被棄，後為蘭坡島野人所救。讀者看到此處，一定要以為威爾斯拿編小孩子的冒險小說來跟我們尋開心，誰知看到後來，方知他依然身在紐約，老律師並不會請他，不過是他發了熱病，做了一場惡夢罷了。據說

威爾斯著作過多，有時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說些什麼。像最近的一本小說，恐怕也不是他的傑作罷！

吉百齡開倒車

最近吉百齡 (Rudyard Kipling, 1865—) 出版了一本雜感集 (A Book of Words)，是從一九〇七到一九二七的結集。在這結集裏我們可以看出吉百齡是在開倒車，是個帝國主義者，他在頌揚張伯倫，像加萊爾那樣的崇拜英雄，讚美着世界大戰，深深的保存着昔日的傳統思想。他欲以英國三百年的工夫來訓練海軍，在他看來，一切應該永遠沒有變更。他說俄國現在所以鬧得這樣糟，完全是打破了傳統的緣故。於是他讚美過去道：

『我們的先祖不是傻子。他們知道我們善忘的危險——人生完全的背景，法律，文治，

人生哲學，正義，政府價值，都是希臘羅馬的兩大城堡——文明的父親和母親。」

若說這本書有什麼價值，恐怕是在於有幾篇是山景的描繪罷？若說吉百齡有什麼不朽的著作，這本書是算不到的，反而他寫給兒童看的叢莽集和如此如此有永久的價值，山谷閒話自然也是很好的短篇小說，他的取材大都是印度的蠻荒景色，巨獸和森林是常常可以見到的。

畢爾邦畫像

幸福的偽善者的作者畢爾邦 (Max Beerhohn, 1872—) 介紹到中國來還是去年的事，但他已經是年近六十的老翁，在英國文壇上也早已是過去的人物了。最近絲魏特在一個文人宴集看得了他，用文字替他畫了一個肖像：『他在筵席上介紹他自己，他非常像中國白瓷器上的小龍。他也有圓圓的前額，眼珠突出，炯炯有光，小手和小腳極像龍爪。……白髮披在後面，有如龍鬣，光澤擬於新瓷。他是可珍貴的，但却不是這個世界裏的，他只是博物館裏的遺物。』他在筵席裏甚為拘束，看見許多女文學家，甚為憎惡，

恨不得早點回家。不過他很有禮貌，並不發怒，只說女子不應該研究文學。後來女作家愈來愈多，畢爾邦愈加看不慣了。是的，英國文壇截然分爲新舊兩類，彼此無論在年齡上或是思想上都不相同，怎麼也融合不起來的。

小說家的愛因斯坦

猶太愛因斯坦發明相對論，說是體積有四度，除去長寬高的空間以外，還要加上時間。現在英國著名的女小說家吳爾芙（Virginia Woolf）新近出版了一本阿蘭塔（Orlando），也說人的身體有四度，時間也是人身所不可少的本質。她以為有時一點鐘竟彷彿五十年，一百年那樣的長，又有時一點鐘實在只不過一秒鐘。有些人雖然也會走路，在我們看來，他們不過是行尸走肉，早已死了；又有些人雖然自以為只三十六歲，我們看他至少也有好幾百歲。

所以，阿蘭堵也是好幾百歲的。此書的開端，敘阿蘭堵是一個十六歲的男小孩，寂寞孤獨，喜歡寫詩，時代是伊利薩白王朝；結束是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一日。吳爾芙夫人因為要用四度空間來寫，便採用了最古的喻言體。

此書大意是這樣的：阿蘭堵起初陰森沈鬱，是個死之讚頌者；後來又飲酒狂歡，摯愛起人生來，與美麗的莫士柯薇公主戀愛；但是公主欺騙了他，他便幻滅，回到私邸，專事創作。這時伊利薩白王朝的背景漸漸褪去，到了十八世紀。他在二十五歲以前就已寫了四十七種劇本，歷史，小說和詩歌。到了三十歲，他又對於文學幻滅，他說：『戀愛和名譽，婦人和詩人，都是一樣的虛空。』後來他就退隱，過那平靜無憂的生活，誰知又有一個公主來追逐他，他為避免追逐起見，只得到土耳其去當大使。

這時阿蘭堵忽然改變為女性，適逢土耳其革命，她逃亡出外，與一羣吉卜希人飄泊於歐洲中部。後來她又回到倫敦尋求『戀愛與生命』，卻發見一切都是虛空。她與蒲伯，愛狄生，史維夫特交遊，覺得他們為人，不像作品那樣的有趣。於是阿蘭堵又親見維多

利亞朝代的事情了。最後是到了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一日。

其實所謂時間，不過是心情變遷，我國也常有一日三秋，度日如年的成語；況且現存的中國人也不有許多是幾千歲以上的古董麼？不過像吳爾芙這種寫法，倒的確不大多見，使我不禁憶起捷克加貝克的長生訣來。

瑪麗衛勃的詩

一九二七年逝世的英國女詩人瑪麗衛勃 (Mary Webb) 在生時其名淹沒不彰，直至死後，方爲人所熟知。她的詩可說是由華爾脫·德·勒·瑪爾 (Walter de la Mare) 認識出來的。他曾經遍探詩壇中的奇花異卉，其中最可愛的發現，便是瑪麗衛勃的三首小詩：
綠雨，水書眉和市集。瑪爾獻給了我們一個花環，這樣稚小的鄉間的野花，甜蜜而且芬芳，還滴瀝着朝露呢。

英國文學可以向域外自豪的，本來也只有詩，浪漫派便是她的光榮時代，像華茲華

斯騷西輩的讚頌自然，可說是此派的特色，因之害得勃蘭特在十九世紀文藝主潮裏稱之爲自然主義。瑪麗衛勃也是歌詠大自然的，雖然在時代上說來，她不能算作浪漫派。她只能說是自然詩人（*Nature-Poet*），這裏所謂自然，是指衛勃所看見的鄉間景色，幽樹碧澗，並非盧騷所謂『返於自然』的人性自然。衛勃對於動植物有深切的研究，並且對於動植物也有深切的同情。她的詩中有音樂與光與色，並且非常活潑，有時且兼抒她自己的感傷。她有一首燕的商籟體（*Sonnet*），載在最近出版的她的詩的全集卷五詩與歡樂之春中，可見她作風之一斑，大意說：『燕兒一羣羣不歇地飛過去。倚在粉紅的山楂花上，一隻燕子發光的胸脯，悸動着暫時的樂聲——動着動着，想要奮飛。心內不甯，我聽見他們渴望的叫聲，看他們飛到簷下的巢裏；我的心裏有憂傷的聲音，使我憶起空虛的秋天。我們不能歇息在大自然親愛的欣喜裏：六月過了便是冬天，太陽也終於要落到西山。我們的生命是飛一般的過去了呵。我們在黑暗的簷下，也築我們的破巢，我們在美麗的枯樹裏唱我們的歌，像候鳥一般的，向着祕密之境飛去。』

同性戀愛小說的查禁

倫敦新近發生了一件滿城風雨的事，便是對於浩爾（Radelyffe Hall）姑娘新著寂寞的井（The Well of Loneliness）的查禁。不但鬧得倫敦一天星斗，連遠隔重洋的美國，鄰近的愛爾蘭，也引起了劇烈的討論。其實這本小說的事實也平常得很，不過是敘述一個男爵，想得一個男孩子，偏偏所生的是個女兒，便替她取了一個男子的名字，叫做史提反。說也奇怪，史提反的名字固是男性的，連她本人也變成男性的了。後來歐戰事起，她便在軍中工作，因而認識了一個女同事梅麗，梅麗並不是主張同性戀愛的，不過

柱未得男戀人以前，聊以女戀人爲慰藉罷了。於是由史提反主動，與梅麗熱烈的戀愛起來，誰知後來麗梅居然找到男戀人海蘭了，史提反無法，只好犧牲自己的快樂，把梅麗讓給海蘭。其實像這樣女子同性戀愛的情節，從亨臘沙孚起，到現代的邊勒路易絲止，都在實行着，企慕着，無怪乎紳士派的倫敦麥考萊要說，像這類的書，如果官廳留意及此，至少有一打以上是應該禁止的呢。據說有一位紳士在一種星期刊上聲稱，他甯願給青年一瓶毒藥，也不願拿寂寞的井結青年看。還有一位自以爲是『新式母親』的，說她有一個十五歲的女兒，她看過寂寞的井以後，便偷偷的拿了出去，這本書的進出，她的女兒一點也不知道；像她這樣防範周密，至少是應該得到賢妻良母的尊稱的。

查禁這本寂寞的井的是倫敦縣長畢倫 (Sir Charras Biron)，據說這位古怪的縣長從前曾經長期替倫敦麥考萊作書評，像這樣古道可風的事，倫敦麥考萊的大主筆當然要幫助大縣長一臂之力。不過被壓迫的作家也不算弱。蕭伯納就在愛爾蘭出版的愛爾蘭政治家上有意罵愛爾蘭人，暗地裏却在罵畢倫，把他連帶帶剝苦，罵一個痛快，此外像

吳爾芙夫人，露絲麥珂萊等文學家也都出席辯論。這時畢倫却不以書評家的資格來說話了。他回答得倒也妙，他說，『批評是一件事，查禁又是一件事；你們儘管批評你們的，我總要查禁我的。』他又說：『我不管這書在文學上的價值是怎樣，只看這書是否踰越了猥褻的限度。』於是他把這書視為淫書，要拿來一概焚毀。但蕭伯納等却竭力主張這本書是寫得很嚴肅的，很莊重的，不能與淫書相提並論。白支 (H. S. Bates) 在星期六文學評論五卷二十六號上也說：『作者浩爾姑娘曾經學習變態心理多年：她的學問和誠懇在每一頁裏都可以看得出來的。她不過偶然將論文寫成小說的形式罷了。這猶之哲學家把哲理寫成詩是一樣的。現代小說的勢力日益澎漲，侵入傳記，征服歷史，現在又侵犯到自然科學，為獲得多數讀者起見，作者自然而然的，在討論問題時，便採用小說的形式了，』白支又說，反對者以為女子同性戀愛是可怕的，亟宜撲滅，但在程度上看來，似乎不會比戰爭，疾病，貧困等更為可怕。此外婦女問題專家葛理思也替浩爾保鏢，還有許多醫學家和心理學家替她辯護。

不過有一樣很有趣味的事情，就是替寂寞的井辯護的作家，在藝術的立腳點上看來，都是不喜歡寂寞的井的。因為這本小說的優點只是真誠懇切，描寫上卻極壞。日規二月號上莫提梅 (R. Mortimer) 說：『全書的主旨不過是顧影自憐而已。』如果我穿了男子的衣服，可以公開的與別的女子戀愛，我就可以不用到跳舞場去了。』白支也說：『這本小說並不十分有趣。……結構很清楚，但却進行得很慢；彷彿是沒有情感的話飄浮在感傷的表面，而不能深入人心。』魏絲特 (Rebecca West) 姑娘在一月號的美國讀書人上也說，寂寞的井是感傷的，作者不能夠把史提反與梅麗內在的心理表現出來。這本書彷彿老是這個調子：『哭罷，該死的，你哭罷！』照此看來，這本書即使不查禁，也只有四個月紅運。英國作家向來受政府壓迫，羅蘭斯的虹查禁於前，朱士的優力栖斯復舉發於後，現在這次的軒然大波，不過是借題發揮，與其說作家們是為寂寞的井辯護，不如說是想解決文學與道德的問題。

羅意士重估天路歷程

去年適逢彭揚 (John Bunyan) 的三百年紀念，批評家羅意士 (A. Noyes) 便想做一篇文章來批評彭揚 的名著天路歷程。他幼年看這本書，覺得像鐘聲一般的悅耳。現在他爲慎重起見，重看了一遍，反而覺得有重新估價的必要了。於是他在十月號的英國讀書人 做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發表以後，可把羅意士 忙壞啦，許多人登門求見，又有許多報館裏的編輯打電話來問詢，連美國 的報上都在討論着這個問題。讀書人的編輯又特請許多教會裏的牧師來說話。十一月號上就有十五個牧師來向羅意士 下總攻擊。白髮蒼蒼

的畢銳爾(Bittell)說，莫考萊，辜勒律己，蕭伯納，都在稱讚天路歷程，憑羅意士這個小子，就有翻天的力量，也推不倒天路歷程的。楊(Yonge)老頭子更是氣咻咻的說：「我以為羅意士反對彭揚，沒有一點不是錯誤的，一定有好幾萬人都是這樣想。簡直用不着跟羅意士講理。光榮的夢想者是無需辨護的。」這話夠多麼乾脆。還有一位堪貝爾(R. J. Campbell)圓睜着兩眼說，天路歷程是他的至寶，充滿了天國的理想。許多年來，可說是沒有一個星期不要翻翻這本書的；雖已破舊，也不願意換一本新的。但羅意士卻並不像牧師們那樣的慌張，他以為牧師們都誤會了。他是與牧師們同樣的崇敬彭揚書中所表現的人格，但他卻始終不敢恭維彭揚的藝術。

從華壘斯說到英國出版界

全英國現在都是華壘斯 (Edgar Wallace) 狂，他的書一出版，立刻就萬人爭購。因為他的書富於刺激性，神祕恐怖，變化多端。雖然是個通俗小說家，卻是不尋常的。美國人甚至誇說：『每四本書中即有一本是華壘斯！』其實這是不可信的。據英文書目上所說，一九二八年出書一萬四千三百九十九種，其中有八十一種是華壘斯的著作，最多也只能比擬於大仲馬而已。

在這一萬多種書中，據說小說比去年多了一百六十一種。新出的小說有一千五百

種。其中粗製濫造的極多，原因是由於書賈只信仰書出得多的作者，作者爲生活起見，只好加工生產，如果他謹慎的著作，不肯輕易出版，他的著作也就沒有書賈來領教了。

英國文人在意大利

現在意大利女子拋花圈在雪萊和濟慈墓頭的風氣已經不大時髦。天主教堂的墓地裏早已聽不見哭聲。在墓地後面只聽得鎚聲叮叮，原來要替慕沙利尼建築銅像了。傳聞因濟慈墓有礙開鑿，擬遷移他處，因而激起英美公使和英美人的公憤。後經意大利當局解釋此乃謠傳，方纔了事。

因為意大利風物佳勝，英國文人到了那兒，往往戀戀不忍遽去，有留住一些年的，也有終老在那兒的。

赫克胥黎 (Aldous Huxley) 常乘高速率的汽車奔馳鄉野，或從佛羅稜薩往羅馬，同時又大量生產。針鋒相對就是在那兒作的。最近他想寫牛津的學生。他住在佛羅稜薩，是一個又高又瘦，嚴肅的年輕人，戴眼鏡，有黑鬚。因為他是高度的近視眼，所以汽車在海邊巡行時，都是他的妻子替他駕駛。

南風的作者道格來司 (Norman Douglas) 也住在佛羅稜薩，常愛赴 Ortoii 書店瀏覽，不喜歡把自己的住處告訴人家，也不願赴教堂和博物館；並非不愛美術，實因他孤僻性成，不愛到人多之處。他看書極多，希臘文獻裏的鳥獸即可作為學問淵博之例證。他所愛赴的館子是 Betti's。去年他曾赴印度旅行六月，現在將其意見在寫一部東方與西方的腳註 (Footnotes on East and West)，他想造文體，所以工作得很慢，大約十月間可以作完。

羅蘭斯 (D. H. Lawrence) 是道格來司的鄰居。他們兩人的性格恰恰相反；道格來司是古典派，嚴肅的觀察人生，而羅蘭斯則是浪漫派，主張放任自然。

喀普里一向是英國文人聚集之所，如道格來司，羅蘭斯，馬根基（Compton Mackenzie）都在那兒住過，但現在却只剩得白利特揚（Francis Brett Young）一人。而他今年作過絨一八八六年那不勒斯瘟疫的黑薔薇以後，也回到英國起造湖邊的新屋去了。

愛爾蘭文學與朱士

有一位喜歡談國民性的先生，常說到文學界各國的代表人物。例如，他說詩人彭斯 (Burns) 可以代表蘇格蘭，戲劇家沙福克里士 可以代表古希臘，諷刺家福祿特爾 可以代表法蘭西，小說家斐爾丁 (Fielding) 可以代表英吉利，但他卻沒有說起愛爾蘭的國民性代表是誰。

最近愛格林頓 (John Eglington) 說：十八世紀愛爾蘭的代表應該是高爾斯密。十九世紀中葉則為卡勒頓 (Carleton)，他曾自讚道：『沒有一個文學家有機會知道並且描寫愛

爾蘭人的態度，能夠像我這樣透澈的。』的確，他不是英國式的愛爾蘭人，而是貨真價實頂刮刮的純粹愛爾蘭人。不久愛爾蘭的文學起了新運動，愛爾蘭的愛爾蘭人與英吉利的愛爾蘭人便顯然有了區別。有一種愛譏諷的人說，愛爾蘭無論怎樣變化多端，總還是那個老花樣。其實，現在新愛爾蘭就與十年前不同。信新教的減少了十萬人，信舊教的佔全國百分之九十二強。

但是時代是轉換的，愛爾蘭的青年莫說是不崇敬高爾斯密和卡勒頓，就連夏芝，A. E. 等輩也有人譏刺，蕭伯納也有人輕蔑。新愛爾蘭青年的偶像恐怕只有詹姆司。朱士 (James Joyce) 了。朱士在最近的將來，一定可以成爲愛爾蘭文學的代表。他雖是嘲笑本地人，但他的文學用語卻是本地的，帶有本地的人之氣息的。朱士一點新教的痕跡也沒有，也就是說，一點英國精神也沒有。英國文學相信人性是善的，所以充滿了淚痕滿面的懺悔錄，但朱士却是不相信這些把戲的。

從以上節引的愛格林頓的話，可知愛爾蘭人對於朱士是多麼的崇拜了。

愛爾蘭小說家奧弗拉赫德

愛爾蘭作家奧弗拉赫德 (Liam O'Flaherty) 的作品，因了郁達夫等的短篇小說初次的播種，美，浮浪者的翻譯，漸為國人所熟知。最近看到美國讀書人三月號上有一篇特羅埃 (William Troy) 的奧弗拉赫德的地位，亟為之介紹大意於後，以餉讀者：

奧弗拉赫德今年只有三十二歲，已經寫了五個長篇，三本短篇，一本傳記，還有許多不久又將出單行本了。不幸他是一個愛爾蘭作家，所以英國的批評家都對他不大起勁，雖然也提到他，總彷彿十分厭倦了似的。他不是屬於史維夫特和蕭伯納那些知識階

級文學家一面的，而是屬於約翰沁孤和詹姆士朱士那些農民文學家一面的。與其說他接近當代作家，還不如說他接近民間文學，他的心理描寫，則似康拉特與杜思退益夫斯基。

告發者 (The Informer, 1926) 和暗殺者 (The Assassin, 1928) 是都伯林內亂時的寫真。告發者寫羅南把友人賣給警察，得到二十鎊。友人被捕與死亡只寫了一面，最有興趣的地方都集中於告發者的心理描寫。他的良心上的不安，一舉一動，無不刻畫入微，不是精於猶大心理者，決寫不出這樣的作品來。暗殺者寫米契爾信仰無政府主義，以為只要把當道的要人殺死，人民即可解放。暗殺的事際也只是附屬物，全書所着重的是米契爾的心理，一面他想為人民犧牲，一面他又捨不得老母和家庭。他的兩個同伴都是草包，在暗殺的前夜，一個以暗殺為業，直挺挺的躺在牀上，另一個是只會嘴裏說愛國的膽怯者，正在說着無意識的話，遮掩他的恐怖，這也是使米契爾灰心的。米契爾在暗殺以後，逃出愛爾蘭，船未到倫敦，結果終於自殺了。這兩本書與其說是問題的，毋甯說

是心理描寫的。在犯罪心理的刻畫這一點上，使我們自然而然的憶起杜思退益夫斯基的罪與罰來。

季和來先生 (Mr. Gilhooly, 1927) 寫季和來是個年老的技師，在南美洲工作了二十年，回到家鄉裏來。有一天晚上，他感到自己秋光已老，便在街頭向年輕的姑娘求愛。因了年齡的不同，自然就發生了悲劇。全書甚爲鬆懈，沒有深沈的幻想，彷彿作者寫這本書，只是要盡他的職務似的。

最偉大的作品是黑靈 (The Black Soul, 1925)，也就是次於鄰人之妻 (The Neighbour's Wife, 1924) 的第二個長篇。A. E. 稱讚此書道：『黑靈像浪潮一般的捲盪着我們，』文筆極爲和諧。背景是印味累立 (Inverara)，『許多年來，被敵兵追趕的敗兵都跑到這個島上來住。』島上的人，都『坐在巉岩上夢想到他們祖先的昔日的光榮，夢想到碧海藍天，清風明月，四散殘敗的軍隊，吃着剩物的餓狗，』旅客們都像這樣的帶着病軀和疲倦的靈魂走到這個島上來。書中敘胡毅嗣與居停的鄉人之妻梅麗戀愛，並敘胡毅嗣與士

人戰爭，極爲生色。

他的短篇小說集有初次的播種 (Spring Sowing, 1926) 和帳篷 (The Tent 1926)。結構緊嚴，敘述經濟。內中如擠牛乳的時候，三隻羊，初次的播種尤多田畝間泥土的氣息，爲農民文學妙品。氣泡與老獵人又極幽默，但這幽默卻是粗豪的。今年（一九二九）奧弗拉赫德又出了一個短篇集仙鵝 (The Fairy Goose)，是限定本，內中有一篇生育，寫得極好。事實很簡單，不過是說一羣鄉下人在晚間聚集在牧場裏，等待牛的生產，奧弗拉赫德總是這樣的細膩，像失去了一隻畫眉鳥呀，釣魚呀，海鷗的第一次學飛呀，——他都要仔細的去寫，真可以說是小說家的米勒了。

奧弗拉赫德的短篇

我在前面介紹愛爾蘭小說家奧弗拉赫德，說起他在英國出有限定本的短篇集仙鵝，現在知道這書在美國又有了通行本，名為山中酒家（*The Mountain Tavern*），凡二十篇。作者善寫鄉村的自然，對於動物，觀察尤為細微。但他只是觀察而已，並沒有滲進他自己的情緒；正如繆爾（*Edwin Muir*）所說，既非悲觀，亦非樂觀。比方，他寫海上颶風，小船顛覆，淹死了三個人，還有三個人得慶生還。爲什麼要這樣？有沒有教訓？死者與生者的品行如何？作者全都不管，不過覺得人間是有這麼一回事，便照實寫下來罷。

了。又如黑鳥在孵卵期忽遇大風覆巢，也是沒有理由的。

英國文壇雜訊

賓那脫 (Bennett) 新出小說偶然 (Accident)，自然這本小說還是趕不上老太婆們的故事。不過賓那脫寫這本小說，態度倒並不怎樣嚴肅，不過是使讀者感到興趣而已。這好比一把安樂椅，我們當然不能拿牠偉大的鋼琴來相提並論。

在英國的大馬爾芬城 (Great Malvern) 今年八月舉行戲劇慶祝宴。該地風景甚佳，蕭伯納的近作蘋果車 (The Apple Cart) 在該地上演，此外蕭伯納的心碎之屋，返於梅蘇西來，凱撒克與麗柯帕垂也都耍開演，

迭更司 (Dickens) 的寫字檯是從他二十一歲用起，一直用到死的，一切傑作都伏着這張寫字檯寫了出來，只值他手稿的萬分之一的價值，以二十五磅出賣。而他的雙城記初版本竟值價六千五百磅。詩人彭思 (Burns) 的麵包爐只值二十五磅。丁尼生 (Tennyson) 的外套連同黃銅鏈子與鈎子也只值三十磅。書之與物，何其有幸而一不幸也。

羅蘭斯近住意大利的佛羅稜薩，因為衛道的英國人禁止他的著作，所以他的沙脫萊夫人的戀人們 (Lady Chatterley's Lovers) 便託 Orsini 發行，只賣預約，概不另售，羅蘭斯並無煙酒嗜好，聞最近身體不大健康，是爲了不堪妻子之擾。他的兩卷詩集卻是新近在英國出版的。

戲劇家麥斯斐爾 (John Massfield) 新近以亞述王的傳說爲題材，出了一本敘事詩集，名爲仲夏夜 (Midsummer Night) 可以說是繼丁尼生亞述王之死以後的宏大的企圖。

魏絲特 (Rebecca West) 女士新近出版了一本奇怪的需要 (The Strange Necessity)，是論文的結集，以心理小說的研究爲最多，她以前曾評過 Henry James，現在她的朱

士的奇怪情形論到英國心理小說家優力栖斯的作者朱士 (James Joyce) 的，並已在美國讀書人上發表。赫德爾斯頓 (S. Huddleston) 的巴黎的客廳酒館與書室一書中也提到朱士，說他身材很瘦，在家裏常穿着白法蘭絨的衣服，面孔很漂亮，與羅蘭斯一樣，也有樊達克 (Van Dyke) 式的鬚鬚。像朱士與羅蘭斯這樣的作家，在英國的紳士社會是目為誨淫的，所以本國都不大談起他們，倒是美國和法國還替朱士刊行作品，著論介紹，意大利還替羅蘭斯出版新書，這真是一件耐人尋味的事情。

蕭伯納說起初版的婦人指南，關於英國教堂的數目上有些錯誤，英國人都不曾注意，還是法國一個有名的無神論者指示給他的。

高爾斯華綏頗不滿意於人家批評他的戲劇是有主旨的。他說，他的戲劇裏並沒有教訓，他只是說故事罷了。

今年新死的瓊斯的女兒莎麗夫人 (Mrs. Doris Thorne) 將對於她那劇作家的父親作一本回憶錄或傳記。威爾斯已允許將他與瓊斯彼此間的通信給她引用。

吉百齡的吉姆 (Kim, 1901) 最近已在拍攝電影。導演者即巴雷小牧師電影中飾白比夫人 (Lady Babbie) 的愛黛氏 (Maude Adams)。

費爾坡茲 (Eden Philpotts) 和他的女兒愛德萊德 (Adelaide Eden Philpotts) 新近各出了一本戀愛小說。父親出了一本柴菲娜 (Tryphena)，寫柴菲娜是個有力量，有主見的女人，同時也是溫和而且甜密的，終於找到了她的理想的情人，女兒出了一本贖罪的歲月 (The Atoning Years)，以意大利為背景，寫一個已訂婚的青年古德文『在許多年前』旅行意大利，不意遇見了一個羅曼司，毀壞了他的一生。一個有夫之婦麗茜迷住了他，他就與她過起犯罪的生活來。此書寫麗茜極用力，古德文寫得很隨便，引不起讀者的同情。

最近巴林 (Maurice Baring) 作了一本小說天衣無縫 (The Coat Without Seam)，是以基督教的舊傳說為根據而寫成的。

西姬薇克 (Anne Douglas Sedgwick 1873—) 姑娘以法國少女 (The Little French

Gilil, 1924—)著名，此書將法國人對於戀愛的浪漫，和英國人對於戀愛的嚴謹，把兩國的國民性露骨的顯示出來。她最近又有小說黑暗的核絲桃 (Dark Hestor) 出版，寫核絲桃是戰後特產的女性，反抗舊道德和傳統觀念。她嫁給魏爾穆，倒是一個好人，不過婆婆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物，當然與新思想的核絲桃格格不入，因此起了衝突，只是苦了中間人那個不幸的丈夫。婆婆是天生的對頭，真好像狗和貓一樣，一見就要相打，不知婆婆之爭，除小說外，還有事物原始的傳說沒有。

一九二五年蕭伯納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金一一八，一六五克魯尼(約合墨銀五萬五千餘元)以後，便將此款辦一英國瑞典文學基金會，特請專家翻譯介紹瑞典文學。最近的成績有史特林堡戲劇四巨大冊的翻譯，不久的將來並將有勞勃生 (J. G. Robertson) 教授的瑞典文學史出版。

赫克胥黎 (Aldous Huxley) 是英國現代有名的小說作家，最近他出了一本六百面的針鋒相對 (Point Counter Point)，將著作家，編輯，藝術家，科學家，音樂家，浪子，

美術嗜好者，社交婦人種種的醜惡都暴露了出來。他的 소설 是靜止的，不大有熱鬧的情節，也沒有中心的結構。最近各雜誌都加以批評，毀譽參半，倫敦麥考萊說他唱老調，英國讀書人說他模仿法國紀得 (André Gide)，倒是遠隔重洋的美國紐約時報書報評論稱讚他的諷刺的天才，這真合了一句古話『外來的和尚會念經』了。

賓那脫與顧善斯 (Eugene Coosens) 合作的英國新歌劇朱狄司 (Judith) 最近已在科梵特花園 (Convent Garden) 上演。此劇的成因是這樣的：四年前有一天顧善斯與賓那脫在用點心，顧善斯就談起朱狄司的戲劇可的編成很好的歌劇。賓那脫同意，就在那時寫了一幕。顧善斯拿去配譜，現在突然完成，就上演了。

羅蘭斯的沙脫萊夫人的戀人們內容自然又是猥褻的。故事很簡單，乃敍煤廠主人之妻與管獸苑者的戀愛。七月倫敦麥考萊和秋季 New Adelphi 的主筆都有批評，認為此書雖是猥褻，卻也富有教訓。

高爾斯華綏的戲劇頗多諧趣，最宜於舞臺上演，因為他深知觀衆的心理，其長處在

此，其短處亦在此。最近他在 Heinemann 書店出版的高爾斯華綏全集第十八卷至第二十二卷均已發賣，內收森林 (The Forest) 老英國人 (Old English) 賽會 (The Show) 脫逃 (Escape) 等。又，六月十九日在 Wyndham 上演的遣戍 (Exiled) 也已有單行本出版。須立特 (Leon Schalit) 且作了一本高爾斯華綏總覽 (John Galsworthy: a Survey) 將他的著作，尤其是戲劇，一一說明其內容。

美利堅

奧尼爾開始三部曲

最近奧尼爾 (Eugene O'Neill) 的發電機 (Dynamo) 已在馬丁白克劇院 (Martin Beck Theatre) 上演。大意是說一個青年出外一年零三個月，學了生物學，天文學，心理學，地質學回來。他不相信上帝，但他卻相信電力，製造了一個發電機的神像，後來他把他

的戀人獻祭給神，自己也犧牲了。據奧尼爾自己說：『這是大半現在美國人心靈的象徵。這是我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要想發掘我所感到的近日美國人的病根……此外的兩部書已擬定爲日子沒有一個完(Without Ending of Days)和決不是瘋(It Cannot Be Mad)。』

但美國的戲劇雜誌和日規對此劇都頗有微詞，以爲奧尼爾的哲學思想尙極幼稚。

奧尼爾的奇怪的插曲

前些日子因奧尼爾 (O'Neill) 到滬引起我們對於這位美國戲劇家的注意，現在據西報所載，知道作者在病院裏與俄國女同伴借逃了，大約這其間總有一段羅曼司罷？作者在去年曾出版了一本戲劇奇怪的插曲 (Strange Interlude)，是寫一個女子麗娜的變態心理，起初愛她的父親，後來愛一軍官，軍官死後嫁了一個丈夫，又姘識了個男子，還愛着她自己的兒子，甚至妒忌着兒子的新婦。全劇甚長，用筆流利，不過語句間有不妥之處。像這樣 Oedipus Complex 事件，實可供作精神分析學者的研究資料呢。

辛克萊的波士頓

拜金藝術的著者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從去年一月起，將他的波士頓 (Boston) 按期在美國的讀書人上發表，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現在爲急於與讀者會面起見，已在讀書人上續刊，另出全部首尾完全的單行本了。

這部小說正如辛克萊自己所說，『除了真實以外不再有什麼主人公，牠的女主人公是兩位婦人，一老一少，都是熱烈的尋求真理的人。』這『一老』就是前馬薩諸賽的總督之妻柯麗尼亞，在傳統的家庭裏舒舒服服的過了四十年的庇蔭生活，一旦覺悟，要

想替社會盡一點力量，便脫離了家庭，跑到普里穆斯，以一個六十歲的老太婆，竟情願做着勞苦的女工。她寄食在一個意大利人的家裏，恰巧樊基特也寄食在那人家裏。因此樊薩案件自始至終，這老婦都看得清清楚楚。老婦家裏的人，都不同情她，只有一個孫女碧苔非常同情她，因在普里穆斯訪友，遇見了祖母，因此也變成了急進黨。這位碧苔也就是辛克萊所謂『一少』了。此後祖母被緝，孫女逃到匈牙利做工，爲人看破。後又遇祖母，同受一法國抗閔主義者與一美國學者保護。再後碧苔與美國學者結婚。並言及樊薩處死刑。中間描寫工人生活並攻擊舊式家庭，紐約時報上批評此書，頗病其雜亂。但日人千葉龜雄，却盛稱此書，以爲『在文體和構想上，都是較之先前的辛克萊更加生長了一段的大著作。』

劉易士及其多池威士

劉易士 (Sinclair Lewis) 是美國現存的大小說家，其名僅在辛克萊之次。從前希臘有七個城爭着自認爲荷馬的生地，如今在美國也有五個城自認爲劉易士白璧特 (Babbalanja) 的背景，其實這五個城是硬認親家，一個也不對；但劉易士的聲名，卻於此可見。他的代表作是大街 (Main Street)，他寫這部小說時，是在一九〇五年，那時他在雅禮大學讀書，還是二年級生，直到一九二〇年方纔出版。辛克萊在拜金藝術裏稱他爲紅髮郎，並且說他的大街情節頗似弗羅貝爾的波華蒞夫人傳。他在校中時，將此書定名爲村毒

(The Village Virtus)，起初女主人公金麗珂 (Carol Kennicott) 是沒有地位的，主人公是男子蒲洛克。後來他將二萬五千字的初稿毀去重寫，金麗珂纔在第二次的稿子裏出現，那時她也不是妻子，不過是鄉村學校的女教師罷了。爲了要將這書寫得完善一些，又要維持他自己的生活，於是他不得不向他父親借五百元，從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起，寫第三次稿，把第二次的又都毀掉，到了次年八月便完成了。他和書賈都很相信本書的銷路，大家做着好夢。他自以爲可賣一萬五千冊，書賈以爲二萬五，一個崇拜者則以爲三萬五，結果到年底結算，竟賣了五萬冊，到了現在，已經賣到八十萬冊了。這部書銷路這樣好，大約是金麗珂的吸引力罷。要是像初稿似的，請蒲洛克做主角上場，那就很難說了。因此有一般衛道的先生們都說劉易士寫的是不道德的作品。

最近又有與金麗珂一樣放蕩不羈的多池威士太太，在劉易士的多池威士 (Dodsworth) 裏做了主角。劉易士爲了題名，竟費了許多心思。起初題作薄暮的舞女，後來改作孤獨的人，又看見孤獨的人已爲他人用去，便又改作遺戍，接着又是日落，親愛的因

禁，迷人的多池威士太太，最後纔題作多池威士的。這本多池威士的警句是：『美國有幾百萬的丈夫坐在幾百萬旅館的牀沿上，從舊金山到德斯哥爾摩，對着無情的電話簿嘆氣：「唉，不在簿子上麼？」——替他們美麗的妻子找伴侶，妻子們溫柔的聽着，從來沒有一次喊過：「我不要別人來！難道我們兩個人還不夠麼？」』這也就是使撒母耳多池威士煩擾的原因了。他不幸娶了一個『冰一般的安琪兒，富而貌美，』曾在歐洲受過教育。他和她都希望將來有機會去看一看歐洲。他們結婚了二十年，纔得着機會。他這時年已五十，但外貌看上去卻不只五十，只是夢想着他自己的汽車業。法蘭年已四十一歲，但外貌卻只看到三十歲，他們生了一子一女，法蘭是很喜歡奢華的。

船還沒有到英國，法蘭就愛上了一個英國搭客，勳爵的表弟，她潛藏着的性愛出現。後來他們一同跑到法國，法蘭又愛上一個意大利人，比她自己還要年輕。她丈夫回國後，她又愛上一個美國的猶太人，丈夫又到巴黎來找，她認了罪，他就恕了她。後來她又與奧大利的伯爵戀愛，被丈夫看見，她就歇士底里的向丈夫說，她與伯爵彼此相

愛，她要嫁給他，丈夫只得走開。誰知伯爵卻不能娶她，她只得寫信懇求丈夫，於是丈夫又跑了來，帶她回美。她在船上竟又愛起別人來。他也在這時另外找一個女人來安慰他，算是完全忘記了法蘭兩小時。

這樣的內容，無怪乎倫敦大學教授希聖 (Charles J. Sisson) 博士要說是『醜的小說』呢。

夜的藝術

耐山 (Nathan) 是門肯的好友，也是美國有名的批評家。最近他著了一本夜的藝術 (Art of the Night)，有人摘錄他的要旨道：

批評是（或者也許是）最尊貴的神聖工作。

恫嚇一個破壞的批評家，猶之把福祿特爾 (Voltaire) 充軍，猶之把耶蘇釘在十字架

上。

寧願跟福祿特爾，史維夫特，尼采住在地獄裏，也比跟 R. Burton, C. Hamilton H.

Hagedorn 等輩住在美國文學藝術學院裏要甜蜜些。

戲劇只是簡略一點的小說，小說只是詳細一點的戲劇。

蕭伯納對於美國戲劇批評的勢力是一個詛咒。

高爾斯華綏的暴民 (The Mob) 真正上演起來，一定要引起愛國的情緒，這是要違背他作此劇的初衷的。

表現主義戲劇的佈景好像烘方格餅的器具一樣。

在心理上看來，蕭伯納如果是虐待狂的，皮藍得婁便是受虐狂的。

巴蕾的戲劇一點也不感傷，他所寫的是『個個婦人應該知道的事情。』

從上面所舉的九則話裏，可知這本評劇的書是多麼的有趣，和他的膽量是多麼的大了。

現代美國詩壇

美國的詩壇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八年曾經有過一次新詩運動，用 Blank Verse 的詩體來作詩，遍佈美洲北部。（那時南部簡直沒有人提起）詩人如魯賓生（E. A. Robinson）弗祿斯特（Robert Frost）可說是平地登天，直入青雲之上。誰知過不幾年，這些怪魔都退縮起來，重回瓶中，這些詩人氣也不敢透的鑽到地洞裏去了。

他們之所以失敗的原因，由於他們汨沒了個性，專事摹仿羅偉爾（Amy Lowell）和恩突梅葉爾（Louise Untermeyer）。羅偉爾在死前幾年聲名已經大衰，這是因為幻象派的

詩大爲得勢，便把羅偉爾的詩取而代之。恩突梅葉爾的地位可就不同了。他並不專心從事一種運動，而能夠適應各種新詩的潮流。他同時能夠了解聖得保 (Sandburg)，魯賓生，弗祿斯特，特絲黛爾 (Sara Yeacdale)……等人的詩。但最近六七年，他的勢力也逐漸衰弱起來。

因爲前人的根基不大穩固，沒有強有力的傳說，所以一九二〇年以後的新詩人都須另起爐竈。但這些新詩人却好像一盤散沙，偏不能自成一派。其中有所謂遊離派 (Frigitives) 者，其實也就是沒有派。他們的目的只是寫詩，各人的觀察却各自不同，從遊離兩字已經可以看了出來。在許多詩人裏，合一的情感是沒有的，固定的象徵也是沒有的。他們只有個人的象徵，某一個地方的象徵。他們所作的詩都有極濃厚的地方色彩，沒有政治上的主張，最不幸的是大有奄奄待斃的情勢。

最近的詩人較著名的只有很少的幾個。闌珊 (John Crowe Ransom) 印了三本詩集：
關於上帝的詩，(Poems About God, 1919) 發冷與發熱 (Chills and Fever 1924) 和兩個

要好的紳士 (*Two Gentlemen in Bonds*, 1929)。他的詩不過是暫時的成功，似乎不大容易上進。但他的學問很好，我們對於他並不完全絕望。戴微生 (*Donald Davidson*) 的詩可說是農民文藝，以家鄉的景色寫入詩篇。他的異鄉吹笛者 (*An Orland Piper*, 1924) 是歷史的，高人 (*The Tall Men*, 1927) 是主觀的史詩。杜倫 (*Mark Van Doren*) 的技巧最好，第一卷詩春雷 (*Spring Thunder*, 1924) 卽已一鳴驚人，第三卷詩現在是在天空 (*Now The Sky*, 1928) 是應用複雜的象徵主義的手法。女作家愛丹 (*Miss Léonie Adams*) 有詩集未入選者 (*Those Not Elect*, 1925) 一卷，描寫的範圍很廣，風格也很成熟，不過幻想過於豐富，並且很難使人看出詩的中心思想，是其短處。梅克里西 (*Archibald MacLeish*) 寫詩的本領很不小，可惜犯了最近詩人的通病，沒有方向，重量和固定；他的思想沒有主要的象徵。溫突士 (*Yvor Winters*) 尚在試作時期。荒山 (*The Bar's Hills*, 1927) 如作於十年前，在幻象派中一定能夠得到一個很高的位置。在這一些詩人中只有克蘭 (*Hart Crane*) 是能夠表現民族精神的，他的白屋 (*White Buildings*, 1926) 大約是

最好的
一本詩集了。

美國文學家的信念

最近美國讀書人雜誌徵求美國現代文學家的信念，數十名人都來應答，現在舉幾個比較爲我們所熟知的作家的話來介紹一番：近兩年來在中國最受歡迎的辛克萊說：『我以爲一個作家，無論怎樣，應該說一點怎樣生活的話，應該對於別人有一點用處。』小說家安得生 (Sherwood Anderson) 說：『從前我做了一本書說到一個老人，名叫雷菲 (Doctor Refy)，他畢生坐了一輛老馬拖着的馱馬車，(那時還沒有汽車)在俄亥俄鄉間的路上走。他一面在荒涼的大路上走着，時間也就一面慢慢的消逝。他有了思想，便用

碎紙把思想寫下來，放在口袋裏。（景深說，這位老人家倒有點像李長吉）有時他的思想也許會固定起來。他驚訝了。這種思想支配了他許久。他好像是處在濃雲密霧之中，已在不可見的世界。後來思想漸漸清明，似乎將內面展開，小小的遊蕩的思想又起來了。這位老人有一個朋友，名叫史般涅（John Spanaird），是一個種樹的。老人有時也去看他。口袋裏所堆積的碎紙，成了又硬又圓的紙球。有時他從口袋裏抓了一把出來，向他朋友擲了過去，一面笑着，一面擲着。如果你看不出這個小故事裏的人生哲學，我便不能將我的信念告訴你了。』照他的話看來，大約他以爲信念是有變遷的，所以他只好這樣隱約的說幾句；他很穩健，恐怕將來有人拿他現在的話來當作把柄，跟他打麻煩。著偏見（Prejudice）的門肯（H. L. Mencken）說：『我的作品，除去一些顯然的笑謔以外，都基於三個根本觀念。一，有學問比沒有學問好。二，說真話比說謊話好。三，自由比做奴隸好。這些觀念在教科書裏誰也讀得爛熟的，不過要是有人把真相暴露無餘，就要撞犯所謂「好的」美國人了。我在本地所以不大出名，亦即爲此。』得利賽

(Theodore Dreiser) 說：『我一切所看見的事物，都捉不住牠的意義，自落地以來，便是徬徨的過着日子。』從上面四個作家看來，辛克萊和門肯的信念很明顯，艾特生和得利賽所說的話便有些朦朧了。

德意志

自相矛盾的海涅

海涅(H. Heine, 1797—1856)在我國最近交了好運，他的新春，插樂曲，還鄉集，等……都已陸續出版；劉紹蒼並擬將青年的苦惱，抒情短詩集譯出，那麼我報告最近又有一本奇異的賓客海涅(Heine: The Strange Guest)出版，寫海涅的生平，大約讀者是

樂於知道的罷。

此書的著者爲白爾靈(Henry Baerlein)，書名是取自安諾德的詩句：『世界的精靈看出人們的荒謬——他們只知誇功——讓他的嘴嘲笑一番罷，這個笑便是海涅，他是奇異的賓客，到人間來閃着光芒；如今又回到天上去了。』海涅的確是個客人，他是不常在家鄉的，但異鄉人又不大歡迎他。他憎惡世界，與一切都落落難合。但他這個人是說不出的古怪的，有的朋友們對他非常要好，有的朋友們又與他說不上來。他的詩有時很甜蜜，有時又是病態的。他的思想不是固定的，人們簡直分不出他『眞實信仰的』和『想要信仰的』二者的差別。他的心理很複雜。他很愛他的母親，但他有時卻有許多專要瞞着他的母親。我們看安諾德的詩以爲他是個不喜歡誇功的人，誰知他卻是拿破崙的崇拜者，從幼小一直到死；大約他是弱者，所以纔崇拜強者的。他在兒時，便這樣禱告：『親愛的上帝呵，我爲拿破崙皇帝祈求，求你再讓他多活五十年。我是說五十年，親愛的上帝，如果你能允許，我就非常的感謝你。我要爲你寫讚美的詩歌。』他晚年所以深

恨英國，也是因為英國待遇那戰敗的拿破崙太不行了。他覺得莎士比亞不應該生在英國，又以為英國早就應該沈淪。他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會這樣的恨英國，他甚至說：『我只到過英國一次，一個人也不會認識，我覺得倫敦非常可厭，城裏的人也極其討厭。』

但是，你若說他只是崇拜拿破崙，那又錯了，他的心理時常是自相矛盾的。請聽海涅苦悶的聲音罷：『我是猶太人，又是基督徒；我是悲劇，又是喜劇；我是赫拉吉利（Heraclitus）又是德謨頤利圖斯（Democritus）二人均為希臘紀元前四五百年之哲學家，赫為痛哭哲人，德為含笑哲人；我是希臘人，又是希伯來人；我崇拜帝國主義者拿破崙，又讚美共產主義者普魯東；我是拉丁人，又是條頓人；我有獸性，又有神性。』

蘇德曼逝世

素與霍普特曼稱爲現代德國兩大戲劇家的蘇德曼，竟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逝世了。他晚年創作的光燄雖然將近熄滅，我們回想到他過去的光榮，總是不勝嗟歎而且惋惜的。

蘇德曼(Sudermann, 1857—)起初是個小說家，作品頗似莫泊桑。他那博得世界聲譽的憂愁夫人 (Frau Sorge, 1887) 多少受了一點般生的影響，般生以挪威農家生活爲背景。而蘇德曼却是以東普魯士農家生活爲背景的。這部小說描寫心理極爲細微，且含有

自傳的趣味。此外半歷史的羅曼司貓橋 (Der Katzensteg, 1889) 寫得也很有力量。

但他在德國文壇掀起軒然大波的却是他的戲劇。自從一八八九年霍普特曼的日出之前出世，數月以後，蘇德曼的第一種劇本名譽 (Die Ehre, 1890) 也就接着出版了。據 Waterhouse 說，這個劇本寫的是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爭鬪，其實在我看來，不過是主張戀愛的絕對自由罷了。蘇德曼的著重點不在富商與工人羅皮爾的爭鬪，而在於戀愛的事不許第三者干涉，所以富商之子要愛工人之妹，工人要愛富商之女，雖然階級懸殊，只要他們兩心相悅，都是不成問題的。名譽上演後，德國的戲劇就有了新的發展。接着有名的故鄉 (Die Heimat, 1893) 出版，仍然是婦女問題的戲劇，也就是家庭間的悲劇。父親和女兒對於為父者的威權和社會的傳統習慣，各有不同的觀察。描寫新舊思想的衝突，極為動人。著名的女優如 Sarah Bernhard, Eleonore Duse 等都會演過故鄉，大約是因為蘇德曼尊重女性之故罷。

他的戲劇學小仲馬的筆法，每本都有作意。對話漂亮，還特意安排着性格相反的人

物。但他晚年才情日竭，所作每陳陳相因，遂一蹶不振，所以 Robertson 批評他道：『二年一年的推進，蘇德曼單調的戲劇形式，好像法國相類似的戲劇，成了刻板文章。』他也想與海勃爾 (Herbell) 相抗衡，做一種心理悲劇約翰勒司 (Johannes, 1898)；又想改變方針，做童話劇三枚蒼鷺羽 (Die Drei Reiherfedern, 1898)；又想學釋勒因此成名的半歷史劇，也來一篇雪拉可司之乞丐 (Der Bettler Von Kyrakus, 1911)——無論他怎樣像孫悟空七十二變，『用盡了方法，要想離開使他成名的道路，蘇德曼徒顯其本領有限而已，人家感到老是那樣一個蘇德曼——很新的思想和很新的社會問題的蘇德曼——在一個不適宜的喬裝下面。』

嚴格的說起來，蘇德曼遠遜於霍普特曼，他沒有織工那樣熱情的作品，他談到有禮貌的社會比無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要多些。他的佈景大半是華麗的會客廳。如今蘇德曼逝世，若說是有什麼可紀念的地方，大約就是他尊重戀愛和女性的劇本名譽與故鄉了。

霍普特曼自己的話

最近有人訪問霍普特曼 (G. Hauptmann, 1862—) 他便談起他的家鄉，因為居住已久，便生了親密之感，一切山林泉水，都彷彿是活了似的，有時向他低語，有時向他怒吼，他又說：『不久以前我到釋勒的故鄉去。他的家是在泉水的對面，像釋勒這樣一個熱情的孩子，想來一定是朝夕遊玩於此的。我把手放在泉石上，就彷彿我已觸着釋勒的皮膚，並且感到他那孩子般溫暖的手了。』

從上面的話看來，他感覺這樣敏銳，可說是一個新浪漫主義者，但從下面他回答訪

問者的話看來，他却還是一個道地的自然主義者：「親愛的朋友呵，我的觀察與我的作品沒有多大關係的。大致說來，我所談的話，很少引用到我的作品裏去。一個作家不應該以他的人物來當作解釋他的主張的工具。……我所以寫作品，是因為迫於不得不寫。至於寫得好還是寫得壞，那是批評家的事情，我對於批評家是一點也感不到興趣的。寫作就是創造，創造的要求是一種自然而來的要求。這種要求人人皆有，不過程度有大小不同罷了。……我一生中看了許多，經驗了許多，有一些在我腦中迴翔，逼得我不得不用字寫下來。因此我的作品都是取材於人生，而也是反映人生的。」

霍普特曼創造魔女

四十年前是霍普特曼的光榮時代，他那日出之前~~~~~獲到絕大的成功。現在他年老力衰，雖然又有婉黛 (Wanda) 這部小說出版，不過是表示他尙未擱筆，依然健在而已。回想到以前少年德意志的理論家何爾茲 (Arno Holz) 曾經說過左拉所創造的自然主義：『藝術有返於自然的趨向，但却全賴我們所用的方法如何。』後來他又把這話列爲公式：『藝術＝自然－X』誰知事隔多年，霍普特曼又從新浪漫主義跳回何爾茲的舊圈子裏來，真不免使我們有點失望；無論霍普特曼作得多麼用力，結果也不過是自然－X而

已。

婉黛一名魔女 (Der Dämon)，敍的是一個有天才的少年彫刻家赫克從平民進而爲藝術學院的教授。他在街上救起婉黛，因此他就遇着女魔了。他供給她食宿衣物，要她做模特兒，想要娶她爲妻。誰知好事多磨，偏偏一個馬戲班經過他家的窗前，用催眠術把婉黛拐了去。婉黛本具有誘惑男子的肉體，吸血鬼般的眼睛，她竟做了馬戲班裏的跳繩索者，赫克乘家不顧，把她追了回來。等他把一切的錢都給了她，她又偷偷的跑了。後來赫克便耽醉酒色，作慢性的自殺。有一個批評家以爲此書是個象徵；赫克追蹤婉黛猶之藝術家與魔鬼奮鬪。又有人說，霍普特曼寫女子遠不及寫男子，他所創造的女魔可說是完全失敗了。

亨利曼的諷刺

德國現存小說家亨利曼 (Heinrich Mann 1871—) 的小說在理想的樂園裏 (In the Land of Cockaigne) 是嘲諷一八九〇年代的柏林資產階級的，此書作於一八九九，距今已四十年，但今年始有 Macaulay 公司的英譯本，收為大西洋叢書 (Transatlantic Library) 之一，此外還要翻譯許多一向為英國人所忽略了的歐洲作家的小說。

在理想的樂園裏寫一個年輕倒霉的安諾在柏林做了最易出名的新聞記者。他爲了想騙錢，便假意與一個好色的富翁的中年妻子戀愛，後來又做了臧官，還欺騙了富翁和他

的妻。事爲富翁所知，他終於去職，不得不就一個比書記大不了多少的職務。亨利曼把安諸寫得非常卑鄙齷齪，引起當時資產階級的反對，以爲安諸裏有他們的影子，成爲文壇上很有名的一件事。

紙上的人變成活人

戰後的德國小說頗注意於主人公的性格，新近發塞曼(Jacob Wassermann, 1873—)寫了一本九百面的長篇小說毛里塞斯案件(Der Fall Mauritius)大意是說一個謀殺的案件審了二十年，結果是將確實的罪犯定為永遠監禁的罪名。這小說開端是如此的，後來就詳述某律師承辦這個案件，卒賴律師的一個十六歲的兒子安道該斯特(Etzel Andergast)之力，把謀殺犯變為無罪，釋放出來。作者以無雙的分析能力，使這本書成了他有生以來的名作。

他的偉大就在於他創造了一個活龍活現的安道斯該特。這孩子非常聰明，實是二十世紀教育發達特有的現象。我們一頁一頁的翻下去，就會漸漸的對於安道該斯特感到親密，結果簡直恨不得與他住在一起。在此書的最後一句話是：『毛里塞斯案件就這樣的完結了，但安道該斯特却没有完結。』我們不懂得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大約發塞曼還想繼續把他所創造的安道該斯特寫下去罷。因此許多讀者看到這最後一句話都不安起來。於是幾百幾千封信，電話，訪問紛至沓來，都問發塞曼究竟安道該斯特後來怎樣，這種詢問是在小說剛剛出版以後發生的，現在竟每星期詢問的人數逐漸增加。安道該斯特竟成了要人，大家都把他當作實有其人來加以討論。無論是客廳裏，辯論會裏，課室裏，禮拜堂裏，都紛紛的議論這個人；並且每有意見，總要告訴發塞曼。

發塞曼被他們擾得不能工作。他們便請他假座柏林的大會堂，舉行公開講演，以慰一般想知道安道該斯特的讀者。這次的講演是三月間舉行的，來賓搶着座位，極一時之盛。發塞曼一踏上講臺，大家都焦急的等待他說話，彷彿一家人聚在一處，要知道他們

所失去的孩子似的。發塞曼並沒有預備，先說他希望有人能夠像他所創造的人物一樣，後來就舉例，分析，講了兩小時。他正想下臺，誰知讀者們因為沒有得到結果，便踩着脚喊叫，還要他講下去。於是發塞曼顯出和悅的面容，再往下講，聽衆好像受了魔術一般。一直講到發塞曼聲嘶力竭，聽者方纔放他回去。不過，也是有條件的，要他允許以後再講演一次，或者做一篇文章，發塞曼想脫重圍，自然是答應了。我們看，發塞曼在紙上創造了一個安道該斯特，引得舉國若狂，不是差不多變成活人了麼？

夫藍克的喜劇

德國多才多藝，詩、劇、小說三項兼長的夫藍克（Bruno Frank, 1887—）最近又有

喜劇 *Perlankomodie*（閃光的喜劇）在慕尼克的 *Drei Masken Verlag* 書店出版。結構很

好，又寫得輕鬆。大意說謝托夫在五年前結婚的時候，將一串黑珠給了他的妻子薇娜。

她保藏着這個珠串，作為她丈夫對她戀愛不渝的表記。有一天午餐後，他到俱樂部打紙

牌去了，這時來了一個蒙面人，也不說話，逼着她把珠串交了出來。謝托夫歸時，薇娜

便將珠串被劫的事很驚慌的告訴了他，但他却並不在意；因為他早已拿假珠串換了真珠

串，把真珠串送了柯娜姑娘，所以他並不把被劫當作一回事。蒙面人恰巧就是謝托夫的朋友麥克，他以爲劫去珠串，就可以向薇娜求愛。最後真的珠串終於物歸原主。戰後德國文學，像這樣輕鬆作品，尙屬罕見，大約作者遊法時，受了法國作風的感染了罷。

托勒的畫像

最近美國讀書人上有英國女文學家魏絲特的通信，說起此次倫敦上演德國表現派大劇作家托勒 (Ernst Toller 1893—) 的何拍拉 (Herzai)，倫敦的批評家很不喜歡，他們說這個劇本太沈悶，照理只要經他們這樣一指摘，何拍拉就不會長期演下去的。托勒聞訊從德國趕來看他自己的戲。幸而何拍拉還在開演，不然可真要把托勒氣壞了。

淮斯特又說：『在某種權力以上的作家，以我看來，總有他們自己的風格。……有一次一個老紳士告訴我，他年輕的時候，在一個鄉間的巷子裏走路，遇見梅呂笛斯

(George Meredith)和他第一次的妻子騎着馬走來。他遇見他們，表示驚訝，問他們是否就住在附近。梅呂笛斯夫人拿馬鞭指着一座小山，說道：「那就是我們的住所，就是現在太陽照着的地方。」他想要說點客套話，便說：「我相信太陽是時常照着你們家裏的。」妻子向丈夫打了一個眼風，不禁笑了出來。她的馬受了驚，把她負到幾碼遠；她勒住了馬，向回路走去，不看她的丈夫。想不到在幾星期後，她會逃走，以致失意發狂。這件事簡直和梅呂笛斯的小說一樣的希奇：我遇見托勒，也彷彿是他戲劇中的一場。我因不能赴歡宴托勒的席，便約托勒十一時在禮資河相遇，因為我將在那兒向幾個紐約朋友告別。他們第二天就要動身。我正在他們的寢室裏，忽聽見有敲門的聲音。我打開門一看，顯然是一個德國人。我問：「你是托勒麼？」他半誠實半諷刺的說道：「不是，我可沒有這樣的榮譽，我是魏實默(Wertheimes)。不過他們對我說，托勒就要到這裏來的。」我的朋友們便請他進來喝酒，後來又有敲門的聲音。這一次確是托勒了，他是一個英武年輕的瘦子，黑髮略捲，……他是從宴席上由青年小說家小富蘭高(Pamela Branckan)領

來的。「這兒有你的一位朋友魏實默先生。我把他錯看成了你，他並不高興！」……
托勒也是半誠實半諷刺的說道：「是的，我也不願人家把魏實默看成托勒！」於是他們微笑，握了握手。原來這是有背景的。托勒在革命時是巴威抗閔共和國 (Bavarian Communist Republic) 的總統，而魏實默却是他的內閣之一。他們事敗以後，托勒不屈，在監獄裏囚了五年；魏實默得了自由，便改信改良的，溫和的社會主義。他們倆事敗後還沒有會過面，在禮資河還是第一次重遇呢！」

來因赫特的花園劇場

大家都說德國有名的劇場監督來因赫特 (Reinhardt) 的貢獻已經告一段落，不能再有什麼花樣做出來了。誰知他卻在家裏的花園內來建設一個小劇場，這件事至少證明他的工作和理論還沒有完結。他已商請奧國舞台建築家史陶來 (Oskar Strnad) 從事建築，把湖水也圍入台內，當作天然的景色，用得着的時候，在湖上便有小船浮行；此外台上還可以跑馬。這個劇場只容二百個觀眾，藉此作個試驗的場所，一俟演得有成效時，再移到柏林和維也納去演。史陶來正在竭力計畫，大約今年八月間可以完成。開幕日的戲

也許是莎士比亞的著作。

五個德國新作家

普通我們所知道的現代德國作家是夫藍克，開塞令（Richard von Keyserling），托馬斯曼，顯尼志勞，斯劈脫爾，發塞曼，支魏格，威甫爾等等。我現在所要介紹的是新近纔出名，爲我們所不大知道的五個作家：班因丁（Rudolf Binding），西格爾（Rene Schickale），路易（Emil Ludwig），郝爾曼（Georg Hermann）以及白朗南（Arnold Bronnen）。

班因丁生於一八六七，是著名法律教授的兒子，開始創作的時候很遲。他早年的光

陰都用於運動，騎馬，以及婦人上面。後來他得了一種古怪的病症，奪去他遊蕩的心性。在光明溫暖的南方恢復了健康以後，就創作起來。去年（一九二八）班因丁的全集四大卷出版，可以顯出他創作的三個時期：第一時期多作柔和的散文，浪漫的中篇；第二時期多作詩；第三時期多作自傳，從戰場來和人生經驗都是寫他自己的事情。中篇犧牲之路（Opfergang）寫的是漢堡霍亂症流行的事情。他最精心結撰的貞潔聖徒傳（Keuschheitslegende）差不多快要成爲名著了。他的戰事日記在歷史上有很大的價值。他的人生經驗雖寫的是他自己的事情，其實也就是全人類的事情。

西格爾有三部曲闕頗尼（Maria Capponi），服給善的瞭望（Blick auf die Vogesen）和萊茵的承繼（Das Erbe am Rhein）出版，背景是服給善和萊茵之間的土地亞爾薩斯（Alsace）。作者是亞爾薩斯人，對於本地風光，當然能夠描寫得很逼真。三書大意敘亞爾薩斯的男爵葛勞斯沈醉於戀愛，把一個美麗的意大利女郎闕頗麗認作他天堂的北極星，但他卻還有一位面黃肌瘦的妻子杜麗絲。他很悲慘的與他妻子離了婚，終日與闕頗

麗相戀。後來爲了顧及兒子的前途和名譽，便捨棄了闊頗麗，回到亞爾薩斯來。在家鄉他的父母正等待他，葡萄園和田畝也等待他，老朋友們也等待他。爲了衆人的期許，他就戴起愛國志士的假面具來，要與法國作戰，但他心裏卻是這樣在想：『這地方德國人和法國人都可以通行無阻，……：共同建造歐洲的新紀念碑。』作者對於世界和平的熱望，於此可見。

路易新近作了一本戀愛故事的敘事詩，以他瑞士家鄉的景物爲環境。寫一個美麗的姑娘薇萊絲迦，她是古怪而又博學的醫生的女兒。有兩個少年愛上了她，一個名叫湯姆，足跡遍於全世界，精運動與戀愛術；一個名賽費斯脫，是一個夢想的有詩意的男子。薇萊絲迦覺得兩個人都可愛，與這個要好了一陣，又與那個要好一陣。輪流換班，到結果還是一個沒有解決。這首長詩極爲動人，即使不愛讀詩的人，讀後即不忍釋手，恨不得立刻讀完牠。

郝爾曼的近作特拉南追逐盛寶妮 (Tranen um Modesta Zamboli)，敘一個沒有經驗

的德國年輕藝術家特拉南愛上了一個意大利女子盛寶妮，但他軟弱愚笨，竟不敢求愛。

白朗南最近的戲劇電影與人生 (The Film and the Actor)，寫的是美國好萊塢電影場的事

情。

最近德的國小說界

最近德國小說極爲發達，老作家爲適應潮流起見，都改變了作風。霍普特曼更加注意於形式，顯尼志勞大膽的嘗試新心理學，托馬斯曼(Thomas Mann)發展他精細描寫的天才。不過，這些都是過去的人物了，最近德國小說界的光榮是應該屬於夫藍克(Bruno Frank) 支魏格(Arnold Zweig) 等輩的。他們有話要說，並且覺得小說是最便於說話的形式。只須看支魏格先將他的葛禮夏的叛亂(Der Streit um den Sergeanten Grischa)寫成戲劇，後來又改爲小說，夫藍克的戲劇一萬二千(Zwölf Tausend)再拿來跟他所做的小

說比一比，便知道他們都是擅長於小說，而不擅長於戲劇的。

夫藍克最近作有政治故事 (Politische Novelle)，英譯作波斯人來了 (The Persians are Coming) 是不大妥當的。因為夫藍克的意思是讓讀者一頁一頁的讀下去，被英譯者是這麼一來，開門見山，便覺索然寡味了。大意是寫一個政治家受了女黑奴跳舞的誘惑，擁抱了她，為白人所殺，結局似嫌突兀。

在大戰期間以小學生的眼光來觀察，事後追憶者，則有格來塞爾 (Ernst Glaeser)。他在年程 (Jahresang) 中說：『在大戰期間，我們正在當小學生，那時候我們過的是什麼日子呵？』他回想起許多奇怪的事。例如他的父親跟他母親吵嘴。『我們很害怕。那是前線的聲音。我們的父親以前離別了我們多年，現在卻變得高大可怕，孔武有力，影子很大，豎起來好像一塊石碑。他怎能了解我們呢？我們怎樣生活，我們像個什麼，想些什麼，恐怕他一點都不知道罷？』他又寫在校中時，教師要他們翻譯荷馬史詩中的宴會，他們恐怕因此引起飢餓之感，竟至全體反對，以罷課作為武器，可笑亦復可憐。

還有一位塞意斯(Frank Thiess)亦善寫小學生生活，作有離開了樂園(Abschied von Paradies)和世界之門(Der Tor zur Welt)。此外塞意斯還善寫少年的性衝動，這也是與格來塞爾相同的。格來塞爾曾寫他兒時吵着要小姑娘將祕密告訴他。塞意斯則寫他時常在夢裏看見小姑娘，與他們談話。健身(Der Leibhätige)與前舉二書合為三部曲，書中的主人公已經成了拳師，許多人都讚美他。

寫大戰本身的小說也很多。溫魯的到犧牲之路寫得不大好。大約作者寫得太草率，並且戰事剛過，作者的心中受了重壓，所以沒有很好的心緒。支魏格的葛禮夏寫的是失望的悲劇，比溫魯寫戰爭的獸性要深刻一些。還有李翁哈德。夫藍克(Leonhard Frank)所作加爾與安娜(Karl und Anna)大受德國人士歡迎，曾改編為戲劇和電影。與葛禮夏一樣，也是根據傳說寫的，不過不像葛禮夏那樣的過於更動事實。大意敘加爾與李恰德同因於俄國軍營，李恰德仔仔細細將他與安娜結婚的事情告訴加爾。加爾聽得入了迷，不由得便愛起從未見過的安娜來。後來加爾逃到安娜那兒要娶她做妻子，但安娜只願意

做他的情人。

上述極爲簡略，至少還漏去許多歷史小說家，但因覺不大重要，便不多嘮叨了。

英吉利的德國小說熱

英國人一向不大注意德國文學，就連霍普特曼和蘇德曼也還是間接從舞台上認識的，最近不知爲了什麼，竟特別注意起德國新寫實主義和表現主義的小說來，據我所知，較著的譯文，有以下五個作家的：

一，夫藍克 夫藍克的政治故事，英譯名波斯人來了，其實就是夫藍克自己的政治哲學。書中以德國人加美爾和法國人杜斐爾代表兩國人的政見。

二，亨利曼 亨利·曼(Henrich Mann)與他弟弟托馬斯·曼完全不同，對於政治

和社會的觀察相差很遠，彼此冷漠了許多年。但批評家說起他們來，總是相提并論的。托馬斯·曼是戰前德國的偶像，他的部登布魯克成了名著，但在如今卻要受革命和時間的試驗。至於亨利·曼卻是新近成名的，現在似乎他的名聲超過了他的弟弟。他的聖馬利亞 (Mutter Maria)，人物完全是象徵的，成爲他的名作，至於在理想的樂園裏 (The Land of Cockaigne) 則是他的舊作，寫九十年代資產階級的奢華，嘲諷備至，都已譯成英文。

三，塞意斯 塞意斯以世界之門和鬼影得名，最近他的插樂曲 (Interlude) 亦已譯成英文。故事很簡單，寫一個人與朋友之妻偕逃，所度的生活是從來未有的甜蜜。後來妻子忽然想要回到丈夫那兒去，他便放她走，不加阻止，完全了解她。雖然是客觀的敘述，沒有特別的熱情，卻能非常動人，使人感得，放棄了肉體的愛，卻得到精神的愛。

四，發塞曼 發塞曼的卡斯帕豪塞 (Caspar Hauser) 也有了英譯。這是他的代表作，風格細膩，一點也不草率。

五，支魏格 支魏格的葛禮夏的叛亂英譯作葛禮夏的案件。雖然寫的是大戰期間的事情，卻沒有聽見槍聲。大意敘幾個麻木的德國人在兵工廠內工作，夢想着大德國的實現，只管發掘他們自己的墳墓。但其中有一個葛禮夏卻不耐這種生活，『一個人只要捉住在機器裏，他就變成活屍了。』葛禮夏正是被捉住的一個。他想從這地方逃出來，並不是受不了肉體上的殘暴，也不是不歡喜同事，實在是過不慣機械生活，想與自然親近。他要回家去看他的妻兒。途中竟為德國軍官誤認為間諜，處了死刑，因為這本小說是返於大自然的，所以有人擬之於哥德的抒情詩，悲多汶的樂曲，格林的童話。

最近的德意志文壇

最近的德意志青年作家不大高興哥德，說哥德沒有個性，不像從前的人那樣的崇拜。他們聲稱與其崇拜哥德，不如崇拜克來斯特（Kleist）或是赫爾得林（Holderlin 1770—1843）。

新詩人有三個：一個是何勒尼亞（Lercher-Holenia），一個是克朗威爾（Cromwell）的作者西格里士特（R. Siegrist），一個是十字架的山的作者愛起賽爾（Eichthal），文學史的工作努力的人忽然多了起來，梅葉爾（Richard M. Meyer）出了一部十九世紀德國

文學史，紐曼(Neumann)出了一部現代德國文學，從一八八五年講到一九二四年爲止，蘇爾覺(Albert Soergel)還出了一部現代詩與詩人。但這三種著作似乎都不及賴德勞(Josef Nadler)的德國民間文學史功績來得大。十六年前出版第一冊，直到現在第四冊方纔出版，全書算是告成了。賴德勞今年不過四十幾歲，有人將他比作格林的後嗣，可說是推崇備至。

和夫曼茲塔爾逝世

奧國新浪漫派詩人兼劇作家和夫曼茲塔爾 (Hugo von Hofmannsthal, 1874-1929) 今年七月十五日因幼子用手槍自殺，深痛他死於非命，即時冒血而死。享壽五十六歲。

和夫曼茲塔爾早歲即露頭角，十七歲發表他的處女劇本昨日 (Gestern, 1891)，接着十八歲又發表替戚安之死 (Der Tod des Tizian, 1892) 十九歲又發表愚人與死 (Der Tor und Tod, 1893) 名譽即已固定。此後三十餘年，雖又創作了許多劇本，但都不及替戚安之死和愚人與死。所以巴耳 (Hermann Balz) 說，十八歲的他與五十餘歲的他，並沒有

什麼不同之處。他的抒情詩很少，但在這些希世之珍裏，卻有許多很動人的。我們倘若說雪萊的西風歌可以動人的熱慕與哀感，那麼和夫曼茲塔爾的春之預兆就有使人寒冷清澄的本領了。他早年的三種獨幕劇，其實並不是真的獨幕劇，也可以當作詩看。像替威安之死，季尼羅長篇的談話。以及愚人與死中葛勞獨的獨白，有誰能夠寫得像他這樣的令人陶醉呢？劇中的人物只是象徵兩種力，使詩人自己的理想像陰影一般的移動着。像他這樣表現宇宙美的內在音樂，將人心的悲苦喊叫出來，就是法國的曷斯當（Ros-tand）也趕不上他。他不單是詞句華麗，還燃燒着溫暖的生命之火燄。溫暖的月光落在他的詩句的草地上，噴水池就濺起水花來，還可以看出水裏面的星星。他的戲劇像這樣的美麗，所以我們稱他為詩人，比稱他為劇作家似乎還要恰當一些。

支魏格的三本傳記

近幾年來，奧國支魏格寫了一部偉大的建設者，已出三本，第一本是講到巴爾紮克，迭更司以及杜思退益夫斯基，把這三個人稱爲幻想的客觀世界的創造者；第二本是講到赫爾得林 (Friedrich Holderlin, 1770-1843, 德國詩人兼小說家) 克來斯特 (Kleist, 1777-1811) 以及尼采，把這三個人稱爲犧牲自己與客觀世界的理想主義者；第三本名爲自傳的熟練，去年已有英譯，是評論茄茶諾華，斯丹達爾 (Stendhal, 1783-1842, 法國浪漫派小說家) 以及托爾斯泰。他以爲茄茶諾華是純粹性慾的，斯丹達爾是性慾加上知慧，

托爾斯泰則是性慾加上知慧再加上道德。他的見解極爲新穎，常能道人所不敢道。以上三書，每本都是講三個人，彷彿是三位一體似的。

最近的瑞士文壇

瑞士的青年作家出書極難，尤以在叢書以外出書爲最難。從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九有一種弗杜意斯叢書（Calliers Vaudois）出版，刊印詩文集，是狹長的小本，紙張極好。還有一種大叢書是雷穆斯（C. F. Ramuz）所出的小說。在大戰期間，這兩種叢書，頗出了一些好著作，讀者預約也很踴躍。從一九一九到一九二八，這兩種用法文寫作的瑞士叢書居然能夠銷行於法國的文藝市場，於是一般未收入叢書的作家的作品，要想出版，就更加困難了。小說家藉著作謀生，還勉強對付；散文家和詩人是最困難的。去年

弗杜意斯叢書創辦人之一，兼著名批評家的紀禮雅德 (Edmond Gilliard) 又創辦了一種羅散尼文學叢書 (Edition des Letters de Lausanne)。在這叢書中有彭左德 (H. Buenzod) 的雷穆斯傳；以前雖有人談起雷穆斯，都只是斷片的文章，彭左德的單行本還是第一次，並且也是觀察得最細微，最深刻的。又有彭拉德 (Andre Bonnard) 所譯的阿斯齊洛士的柏洛美沙士。又有庫勞 (Pierre Kohler) 所評的兩部十八世紀的中篇，一部是康斯坦特 (Samuel de Constant) 的瑪麗的熱情 (此書於一八〇三年絕版，很值得重印)，一部是戚麗麗 (Charitire) 夫人的韓萊夫人書簡，後者且有英譯。

此外以法文寫作的瑞士作品，尚有李羅爾德 (G. de Reynold) 的嘲笑的天才 (Le Genie de Berne)，沙發來 (Léon Savary) 的夫賴堡 (Fribourg)，是一些寫瑞士城市的第一本，不是歷史的大綱，而是要發揚過去人物的光輝。還有傑奎爾 (Walter Jequier) 的處女作 "Paillason" 寫女性心理極佳。

雷穆斯近數年來也不懶惰，一九二七年出了三本書以後，現在又出了六七本著作。

克萊(Gottfried Keller)的鄉村中的羅蜜歐與朱麗葉寫村中的少男少女戀愛，纏綿悱惻，且極樸素，足以顯出德國的國民性來。他的小說和斯劈脫爾的詩最近譯成英文的很多。這兩位大師都是用德文來寫作的，所以德化瑞士文學比法化瑞士文學要佔勢力一些。

一向英國對於瑞士文學，極不注意；現在聽說新的大英百科全書將加入瑞士文學若干條，漸漸的把瑞士文學看重起來了。

斯干底那維亞

最近的丹麥文壇

現在丹麥的無線電話很流行，差不多家家都有一個收音機。因此大家都只要『聽』，不要『看』，書籍也就似乎不大有用了。大家都覺得聽話用腦子要省一點，一家書店便故意印了一大批丹麥文學大系，售價極廉，試試看究竟丹麥人還是喜歡聽，還是喜歡看。

無論如何，這無線電話與文學競爭卻已是顯然的事實。

雖然去年是無線電話大出風頭的時代，演劇家與演說家忙得不亦樂乎的時代，我們卻依舊得到了五個文學家的六部很好的著作。這五個文學家便是勞動文人戴司初普，戲劇家奎士新生，一九一八年得諾貝爾獎金的邦托關丹，批評家盧保，以及女作家娜爾般狄恩。此下將一一敘到。

戴司初普(H. Daastud)是個釀酒的工人，去年出版了一部工廠日記。(The Diary of a Factory)這本書文體並不華麗，不能算作藝術品，但他的長處卻在於現代工人生活的詳細描寫。幾年前戴司初普還是推車賣酒的小販，這本書居然能做到文法上沒有錯誤的一步，實在真不容易。即此亦可看出丹麥的教育是如何發達。

奎士新生(Einar Christiansen)出版了兩個短劇，題為他們審問他(They Asked Him)是極其重要的。兩劇都是宗教心理的描寫，說的是耶穌受審的事。耶穌並未登場，第二劇分析彼拉多的心理尤為細緻。以前法朗士也拿彼拉多來寫過戲劇，但法朗士是以嘲諷

的態度來寫的，而奎士新生卻是用熱情來寫彼拉多心靈的衝突。百姓們都要釘死耶穌，釋放強盜，彼拉多卻很懷疑，猶豫不決，不知怎麼辦好。究竟是定耶穌的罪，還是定強盜的罪呢，成爲全劇的中心了。

邦托關丹 (Henrik Pontoppidan) 在五十年前就已開始創作，(時年十七歲) 去年是他七十歲的整壽，爲紀念這件事，他自己印了一部小說人的天國。(Man's Heaven) 但這部書卻很使我們失望，因爲邦托關丹在過去出了三部連續的傑作：有希望的土 (Promised Land) 死之國土 (The Kingdom of the Dead) 以及李凱悲，(Lucky-Par) 譯作利克倍爾。所以我們便對他老人家懷着更大的希望，希望愈大，失望因之也就愈深了。這部人的天國寫的是一個人充滿了憤怒，看見人就討厭，看見東西就生氣。他一個勁兒的亂罵，罵時間，罵人類，罵國家，尤其罵出版事業。他待妻子好像暴君虐待子民，把她趕出門外，又說丹麥應該參加世界大戰。自然，小說中的主人公並不就是邦托關丹，但卻使人得到一個印象，以爲邦托關丹是一個喜歡踩着腳生氣的老人。

盧保 (Paul Rubow) 是一個青年批評家，彷彿初出朝陽，與陰森的老哲學家霍甫定 (Hoffding) 去年爲七十五歲紀念，曾出回憶一書，恰恰相反。他博覽強記，讀書極多，丹麥文學批評史 (History of Danish Criticism) 對於十八九世紀的丹麥文學有透澈的了解。他以評論安徒生的童話而得名，雖然有時也用情感，大半都是像外科醫生一般的用解剖刀來實驗。個個人都認爲他是大批評家維爾漢姆·安徒生 (Vilhelm Andersen) 的後繼者，任哥平哈經大學丹麥文學的教授，足以勝任愉快。他那宏博的學問，他那敏銳的觀察，都很像少年時代的勃蘭特。

娜爾般狄恩 (Inga Nalbandian) 著了一本安徒生和虐待他的人 (Andersen and Those Who Il-treated Him) 替童話之王安徒生說了幾句公道話。安徒生寒微時受他朋友柯林士 (Collins) 許多幫助，後來柯林士因爲安徒生時常來討錢用，便虐待他起來。這本書用客觀的方法寫得很詳細。誰也想不到，娜爾般狄恩竟是柯林士的孫女，偏偏要來毋祖父的臺，替文學家幫忙。

照這樣看來，丹麥的文學恐怕也並不弱於無線電話罷？

哈姆生大發脾氣

一個德國教授畢南生 (Herr Walter Berandsohn) 新近做了一篇論文，談起挪威小說家哈姆生，竟惹起哈姆生嚴重的抗議，畢南生一定料想不到，他居然會碰這樣一個釘子。原因是由於畢南生出語荒誕，硬派哈姆生受了托馬斯曼 (Thomas Mann, 1875—) 和韋特金 (Wedekind, 1864—1918) 的影響，而哈姆生卻沒有讀過他們的作品。

哈姆生在挪威做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說：

「畢南生說我在慕尼克 (Munich) 與托馬斯曼相識，我敢說我畢生沒有跟托馬斯曼

會見過。即使偶然在慕尼黑看見過他，也沒有與他交談，因為我不懂德文，此後也沒有學習過。我是不懂得外國語的。至於說我此後「不能忘懷托馬斯曼」在風格上有近似托馬斯曼之處，那簡直是這位大教授自己撒野的創作。我只讀過托馬斯曼的一部部登布魯克 (Buddenbrooks) 的譯本，的確寫得不壞。幾年前有人把這本書送給我，我拿來放在桌上，許久沒有裁開，直到去年我纔拿來看了一遍。這真是我的不幸，但我所知道的托馬斯曼，也只有這本書，此外便沒有別的。……他又廣播新聞，說我受了韋特金的影響——這位先生我卻一個字也不會讀過。

『難道我的作品完全不受別的作家的影響麼？這是不是真的呢？恐怕世間沒有人比我還要會受影響的了。我不是石頭做的；我容易受暗示，容易受感觸，還有點歌士底里亞；我總覺得我比別人易於受感。我所讀過的作品大約都能感動我，影響我。但最大的影響卻在於幼年所讀的杜思退益夫斯基、尼采和史特林堡。前二者和後者的一部分我都讀的是譯本。我再說一遍，我不能詳述我所受的影響，但無論如何，我所沒有讀過的作

亞維那底于斯

品，總不能影響到我。L

哈姆生與哈代

有人說，哈姆生是北歐的哈代，因為他們倆都是定命論者。不過二人之間也略有不同；哈代還有些浪漫的氣質，哈姆生則是完全寫實的；哈代在作品後面總有一些主旨或道理要說，哈姆生則是完全觀照的表現人生的。所以哈姆生很富於法蘭西人的氣質，可以做佛羅貝爾的學生，與莫泊桑爲伍。我們當記得佛羅貝爾要莫泊桑寫一排馬車各匹馬不同之點的名言，哈姆生也是慣於這種純客觀的寫法的，所以他的士之生長能夠有世界的聲譽。最近譯成英文的抽水筒旁的婦人 (The Women at the Pump) 也是客觀的寫法。

使人永不忘記。他所寫的全城人都過的是爬蟲般的生活，忙於工作，黎明即起，深夜方止，還有一個醉漢睡在碼頭上，被船上卸下來的鐵桶打死了。

唧水筒旁的婦人頗多譏諷，不過這種譏諷是隱藏的，不是明顯的，又與哈代不同；要是哈代，一定又要加以說明和解釋了。

安達西續出歷史小說

挪威女作家安達西 (Sigrid Undset) 於去年得諾貝爾文學獎金，最近她的海司帖維根的主人 (The Master of Hestviken) 第一卷蛇穴 (The Snake Pit) 又已譯成英文，由英國諾浦夫公司出版。其第一卷斧我已經在最近的世界文學上將梗概敘述過了。第二卷蛇穴是說烏乃夫發覺他的妻影愁被書記帶走，使人不知鬼不覺的將書記殺死，把妻子和私生子帶回來，重續舊歡。不過心既破碎了，是很難補全的；於是烏乃夫受了良心的責備，要想自首罷，又怕失去妻子兒女一生的幸福；不自首罷，內心實在晝夜不安；軟弱

的影慾自然也哀哀無助，替烏乃夫生了四個孩子，都不幸夭折，她也拖着病身漸漸的奄奄死去。雖然寫的是中世紀的故事，其感情却是近代人的。但描寫的手法卻非常客觀，彷彿很自然的中世紀裏跳出來，人物描寫得非常逼真，能曲折地表出當時人們內心痛的苦。蛇穴的結局是影慾逝世，但烏乃夫贖罪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據說安達西還要續寫兩卷，纔算完成了這部大著呢。

最近的挪威文壇

最近有兩本值得報告的挪威小說的英譯：一本是包以爾 (J. Bojer) 的新廟 (The New Temple)，一本是杜恩 (Olav Dønn) 的良心 (The Good Conscience)。

包以爾已有沈雁冰和沈澤民兩弟兄詳細的介紹過，爲國人所知。他的新廟是寫母女間與父子間的鬭爭。母女是崇奉舊教的，而父子則想另創一種新教。作者的主見自然都在父子的口裏洩露出來。批評家 Lewis Galantiere 以爲包以爾的野心是失敗了的，要想建設新的宗教，必須超過了人類的愛，而是一個極端的泛神論者。

杜恩在我國似乎還沒有人介紹過，雖然已經是五十歲的老頭兒了。他生長農家，所以能夠描寫農民心理，像哈姆生寫土地之生長那樣。不過他不僅僅寫農民心理，他寫的是傳統重壓下的農民心理，社會變革下的農民心理，以及舊的多神教和新的基督教鬪爭的心理。除了良心以外，杜恩還著過六大卷的 *Jevninges*，像左拉那樣，寫着一個大家族的歷史，從古代一直說到現代。據說杜恩現在已經有世界的聲譽了。

挪威作家杜恩

杜恩 (Olav Duun) 在現代挪威文壇佔有很重要的位置，他的作品裏充滿了芬芳馥郁的泥土氣，因此他的讚美者頗以無法譯爲英文爲憾。杜恩方言的引用和人物的特質都是充滿了地方色彩的；要叫一個挪威奈德蘭 (Nardalen) 人，說英國康瓦爾的話本來有點滑稽。然而杜恩的良心 (Good Conscience) 却終於有英譯了。據說譯文有幾處錯誤，但大體看來，尚不失原來的精神。作者的主旨在最後的幾句話裏可以看出：『最好是不要與良心奮鬥。如果我與良心奮鬥，又有什麼好處呢？可憐的母親！可憐的父親！他們

的精力都耗盡了。你想一想罷……你自己的血液裏負着地獄……你又不是一個強有力的人！』也許讀者要說，最好還是不要放火，欺詐，謀殺，以免引起良心上的不安和懺悔；但初民的異教精神調和在作品裏，把道德放在一邊，也是別具一種風味的。

斯干底那維亞文壇雜訊

瑞典恩斯托羅姆(Albert Engström)是有名的文學家兼油畫家與諷刺畫家，又是瑞典學會和皇家藝術院的會員，今年做六十歲的生日，各國的友人和讚美者有好幾千人致賀電賀函給他。趁這時他出版了一本里程碑畔(At A Milestone)。現在他任着瑞典最成功的幽默週刊 *Söndagsnisse-Strix* 的編輯員。

瑞典彼爾·哈爾斯託羅姆(Per Hallström)也是瑞典學會的會員，新近得到一萬克魯尼的德尼阿士(Da Nios)文學獎。

最近瑞典的戲劇季在斯德哥爾摩舉行。許多瑞典的戲劇家都將他們得意的作品在皇家劇院，瑞典國家劇院，阿斯加劇院三處上演。海德保 (Tor Hedberg) 的歷史劇 Rein-Brandt's Son 排為開幕戲，他是瑞典學會的會員，也是有名的小說家和戲劇家。拉綺克維斯特 (Per Lagerkvist) 的重新生活過的他 (He Who Lived His Life Over Again) 也在此時上演。拉綺克維斯特 是被稱為瑞典的奧尼爾 (O'Neill) 的，此劇思想極新，且極動人。第三種重要的上演作品便是小說家兼批評家狄迪林 (Ernst Diding) 的野獸 (Beast)。喜劇則有海爾瑪·白格曼 (Hjalmar Bergman) 的暴徒 (Pattasket) 極有興味，已成爲談論之中心。所敘爲可憐的猶太人在瑞典城中的事情。

挪威安達西 去年得諾貝爾文學獎金後，即以六萬克魯尼捐給天主教的學校，幫助貧苦的天主教徒子弟，入學可以免費。有人在刊物上就罵她宣傳天主教，她的辯護是信教自由，她愛把錢怎麼用就怎麼用。並有人說，她此次的捐助，不過是獎金的一部分，可見並未含有宣傳的作用。

挪威名小說家般生之子般恩·般生 (Bjørn Bjørson) 是阿斯羅 (Asilo) 國家劇院的名演員兼經理，已於今年四月赴美講學。

丹麥約爾根生 (Johannes Jørgensen) 是個象徵詩人。他的自傳第一卷敘他早年想在文壇上混出名來，曾經努力了許久；又爲了想要找尋滿意的人生哲學，生了許多煩惱，終於是倒在天主教的懷裏。但他的心似乎並沒有平定。現在第二卷自傳又已譯成英文，敘他對於天主教和意大利的傾慕。有人說，這是矛盾的，意大利的俗人景緻未可與天主教的莊嚴教堂相抗。他自己則頗懷疑聖餐禮和教條的效力，但後來却終於還是信了天主教。他信天主教不要緊，可苦了他的妻子兒女，他時常不供給他們，待他們很壞。爲了將來自己的天國幸福，竟忘了現在當前的責任。所以又有人說，他的思想是軟弱而且頹廢的。

冰洲詩人先驅逝世

冰洲是詩人之國，直到現在，冰洲人還是愛詩出於天性。在這傳說的國土裏，詩人簡直是不加冠冕的帝王，不但冰洲人在本地有作詩與鑑賞詩的能力，即使移居新地，也是一樣。在美國的冰洲人約有二萬，其中小詩人不算，大詩人至少也在六個以上。史提反生 (Stephan G. Stephansson) 即是其中的一個，他是一個真的大詩人，死於一九二七，直到兩三年後，我們纔從斯干底那維亞評論的一九二九年七月號上得到這個消息。倘他除了冰洲文以外，能再以別國文字寫詩，這消息也許可以更早的使我們知道罷。

史提反生一八五三年生於冰洲北部。他生於窮苦但卻結實勤儉的農家，自幼即有文學的興趣和詩的天才。在二十歲上，他與父母移居美國。他做了三次墾荒的先驅，第一次在威斯康星的夕瓦諾住了一年，一八八〇年又到北達科他，最後到坎拿大的亞爾柏撻 (Alberta)。他在亞爾柏撻從一八八九年住起，直到死時為止。

他畢生做墾荒的先驅，養活家小，同時又是最多產的詩人。他有不尋常的天才，又有不可抗的創作慾。他的五大厚冊的全集不眠之夜 (ARTWORK) 凡一萬五千面，大都是在夜深人靜時寫的。他人酣睡，而他卻孜孜的在燈下寫作，日間還要拿起鋤頭鐮刀來做工，真是苦了我們的史提反生。

他的作品這樣多，已足驚人；而他作品取材之廣博，尤為可驚，好像他是一個飽學之士似的。說來不信，其實他從來沒有進過學校。他的詩句都是他仔細觀察和潛心自修的結果。他常引用聖經，挪威古事，東方傳說等；還顯示他對於世界詩人的博學。因為他的生活是接近地母的，又天賦真詩人的觀察，敏銳的耳朵和眼睛，所以他寫了許多富

有畫意的自然詩，充滿了深沈的思想。他的趣味和同情是世界的，因此極注意於國際事件；例如 *Transvaal* 一詩便是代受壓迫的南非洲的荷蘭農人抱不平的。他是四海同胞主義者，常替受痛苦的民族說話。故他是摯愛和平的人。『寶劍割斷了一切人心的維繫』便是他的主旨所在。他對於人類的同情心極富。即在自然描寫的詩和歷史故實的詩裏，也常有對於現代問題的回響。

他一方面固然是國際的，一方面也是愛國的。他愛冰洲和冰洲的一切。他的想像力也很豐富，用句純粹而且美麗，惟有時稍嫌晦澀。

所以，他既是墾荒的先驅，又是詩人的先驅。他將新的形式和新的題材貢獻給冰洲人。可惜他的詩不容易翻譯，精神和表現上個性太明顯了。

他的詩譯成他國文字的極少，現舉白晝的閉幕 (*The Close of Day*) 一詩為例，略窺其作風之一斑：

「面陽的小山垂下夏夜的紫影，

月夫人在樹梢懸起一彎光明；

和爽的夜晚吹冷了我發熱的額角，

一切勞動者享受了幸福的夜之來臨。

「牧人隊裏鈴聲叮叮，有時模糊有時清。

一隻寂寞的夜鳥在樹林裏哀鳴；

微風慵懶的音調低奏着他的讚樂，

我又聽得溪邊孩子們歡笑的聲音。

「牧場上有月光，但却辨不出路徑，

幾粒金星倒探首照明了東方的樹林；

珠白的霧漸漸的罩遍了幽谷，

那時我正陶醉於自然，在門頭散心，

『我想着上下四圍的休憩與甜蜜的歡欣，

宇宙間的言語盡都是美麗，博愛與和平；

一切都似乎在爲我禱告祝福，

在夜之愛撫裏，我看出天地都睡得溫馨。

『翻到生命的最後一頁時，我將長殞，

我留下的心血，一任人們去品評；

但願我只做出一首甜蜜之歌，

那時——我就向全世界撒開兩手，永遠消泯。』

意大利

羅蘭斯翻譯魏爾嘉

意大利小說家魏爾嘉 (Giovanni Verga) 於一九一二年逝世，五十年前以鄉村的武士 (Cavalleria Rusticana) 著名，因為這個短篇小說曾經馬斯開格禮 (Mascagni) 改編為戲劇。以前羅蘭斯曾將魏爾嘉的長篇小說季叔度 (Mastro Don Gesualdo) 和西西利的中篇

小說譯成英文，現在羅賓斯又將鄉村的武士和別的一些短篇譯出來了。羅蘭斯還做了一篇長序，他以爲魏爾嘉的短篇以鄉村的武士和“Ja Linda”爲最好，前者寫夫遠出，歸後見妻子偷人，便將妻子殺死；後者寫丈母娘追逐女婿，丈母娘終於得到最後的勝利，魏爾嘉的小說，大都動作很快，非常簡鍊，雖過五十年後，讀之依舊使人感動，大都以鄉間他所眼見的悲劇來當作題材的。

潘基尼的新作

意大利古魯兌司格派潘基尼 (Alfredo Panzini) 的文章，即使沒有什麼新鮮的話要說，使人讀起來也是非常愉快的。最近他出版了一本太陽與穀粒的日子 (The Days of the Sun and Corn)，『既非羅曼司，亦非小說，更非詩歌——什麼都不是，只是對於土地和太陽的摯愛；土地是我們所從出，也是我們所從入的，太陽則是滋養土地和人們的思想的，直到我們進了墳墓，太陽還是照臨我們。』這本書是論文集，用一根線貫串起來，顯出潘基尼對於農事的熱愛。

無論潘基尼是描寫土地和鄉村，或是描寫都市和近代文明，都值得看。他的最好的文章，直可使他被稱爲意大利現代最好的散文家。潘基尼每一本書出版，大家都熱烈的企望着。因爲期許過深，他倒反而有時不能饜足衆望了。因爲他每前進一步，都爲人們所注意，也就愈走愈難走，愈走愈危險。

這一本論文集並沒有前進一步，也許他已才盡，或者他已經改變了他的意見。潘基尼是以提奧奇尼斯的燈 (The Lantern of Diogenes) 著名的。這本書寫得很好，帶有傷感和幽默。所用的是新的古典的文體。雖然近作並未超過他的名作，但讀者們仍極尊崇他，並且讀得很感興趣。他無論羅曼司，小說，批評，歷史，傳記，都可以來兩下，但散文尤佳，散文有他特別的作風，有他對於人情的敏銳觀察；他不滿意於他的世界，却用幽默來將他的悲觀掩飾起來。在太陽與穀粒的日子裏，他仍保持着這些特點。

邦坦貝利的新作

意大利新興文學家邦坦貝利 (Massimo Bontempelli) 最近的小說是兩個母親的兒子。鼓馬里阿做七歲生日，但他的名字卻不是馬里阿，竟自稱爲雷米羅；他的母親也不是從小撫養他成長的愛麗娜，而是不知從何處來的路辛娜；他的家也不是街上的美麗房屋，而是人跡不到的地方。起初母親以爲這不過是小孩子的幻想，便帶馬里阿到那地方去。誰知馬里阿竟一見如故，居然能夠找出藏着的東西，而這東西却是愛麗娜所不知道的。後來路辛娜出來，對馬里阿說話。簡直是慈母的口吻。她喊着說：『終於雷米羅回到我

的懷裏來了。我的兒子失踪了七年——人家都說沒有死，我總不相信——現在我可終於把他找着了，我知道總有這樣的一天呀。』兩個母親都搶着認兒子。難道她們倆都是不對的麼？這是輪迴 (metempsychosis) 還是結合的自口暗示 (auto-suggestion) 呢？這件奇事哄動了羅馬全城，結果便弄到法庭上去解決誰是孩子的母親。讀者一頁一頁的讀下去，被神祕所吸住，希望趕快得到一個答案，誰知結局是孩子失了踪，讀者萬想不到是這樣的以不了了之。

這本小說寫得很有趣，很動人。這是最可以代表意大利青年作家新傾向的成功作品，有特別的作風，所謂『十九世紀派』(Novocento) 或『上城派』(Stracittadina) 者是。邦坦貝利具有此派的特性，他是此派的領袖，而這本兩個母親的兒子也最足以代表此派。

這是『純粹幻想』的羅曼司——完全缺乏寫實主義的任何形式。因此，這完全沒有人道主義和熱情可以訴之於讀者的緒情的。牠只有幻想和古怪和荒誕——這些本質和諧的

構成了自己。不過讀者讀過後印象極為薄弱，因為牠不能刺激思想和情緒。

意大利文壇雜訊

據倫敦觀察報載，意大利近來作家出書極為困難，因此便有十大作家抵抗書賈的聯合。這十大作家派別雖各有不同，（古典派，現代派，未來派等）但為其共同的利害起見，也就糊裏糊塗的結合起來，這十大作家按字母順序排列起來是 Beltramelli, Bontam-pelli, D'ambra, De Stefani, Marinetti, Martini, Milanese, Varaldo, Viola, 和 Zucconi。

最近這十位作家合作了一本小說俄皇並沒有死，(Le Zar Non e Morto)每人作兩章，一共二十章，售價十五萬 lire，(約合我國銀五萬七千元)可說是意大利小說從來未有的

高價。有一種滑稽報，作詩來嘲諷他們，大意說，即使俄皇不死，像這十位英雄這樣的四分五裂，也要被他們送終了。意大利不料也有這種中國文丐們所弄的集錦小說的把戲！我希望這個消息是不確實的。

龍多羅 (Camillo Rondolotta) 想要刊印一種文藝的歷書，名爲一九二九，刊載意大利著名文學家和藝術家的近況。

此
页
空
白

西班牙

倍那文德的幸運與厄運

倍那文德(Jacinto Benavente)是現在西班牙的戲劇大家，曾於一九二二年得諾貝爾獎金。去年十二月一日西班牙國人共獻給倍那文德一種極好的禮物。各報要求倍那文德的崇拜者把他所最愛的作品擇一告訴倍那文德，差不多有好幾千人應徵，只寫馬得里倍的

那文德先生即可收到，祝賀的信像雪片一般的飛到倍那文德的家裏來。有名的畫家白格立亞（Bagaria）還替倍那文德畫了一個像，畫的是他沈默的低着頭，接受西班牙獅子贈給他的月桂冠。這可以說是倍那文德的幸運。

倍那文德的厄運是什麼呢？就是他最近所作的喜劇天堂與祭壇（Para el Cielo y los Altares）竟遭禁止。他曾聲明他作這喜劇完全是要表現不安定的苦悶，既不是提倡宗教思想，也不是暗譏國家當局，但政府方面却堅持原議，不但禁止排演，還禁止刊印成冊，在熱烈的歡迎之後，竟受到這樣的打擊，真所謂人有旦夕禍福了。

匈牙利

女小說家莎波

莎波 (Maria de Szabo) 在六歲時，她的教師便叫她讀聖經，但她却喜歡跳舞，不喜歡讀書。教師便只得任她去跳舞了。她從小過的都是鄉間生活，大戰起時，她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變更，不過因了遺傳的關係，頭髮是變成灰色的了，現在她已經不喜歡跳舞，

只歡喜拿托爾斯泰哥德迭更司等人的著作來看，那時她的祖父正在翻譯哥德的浮士德。她不但歡喜外國的作家，也很歡喜本國的莫爾納拉茲古等輩。她開始著作的時候是一九一八，這時她已經有了三十歲，直到現在，經了寫七十個短篇。其中有一兩篇，她所心折的批評家，老母以及兩個幼妹都不大贊成，因此不曾付印。

一九二四年她的向上(Felfel)出版，梅麗的一個朋友（也是一個作家）曾說過短篇小說不足以盡她的天才。有一天晚上狂風怒吼，掃壞了好收成，她感到地母的災難，便寫了這部向上；六個星期就大功告成了。書中的女英雄便是地母，說她偉大而且永遠的掙扎着。這部小說，正如弓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不想寫，却不能不寫。梅麗的朋友萬想不到她能做出這樣有魄力的小說。此書一出，地主因之覺悟的很多。

莎波對於政治是沒有興味的，與羅馬尼亞的幾個朋友，很是友善。這位灰髮的女子面孔總是憂鬱的，但在憂鬱中却又含有些微的喜悅。也許她又要回復到跳躄的心情罷？但她還有比夢想更大的事情要做，最近她又想寫一部私生子的故事，這確是值得引起討

論的問題小說。

此
页
空
白

波蘭

現代波蘭詩壇

文學在十九世紀的波蘭佔有極重要的位置。大詩人美基威茲詩章大半作於遣戍之際，成爲波蘭思想界的領袖，外國人知道波蘭文學，總從美基威茲說起。後來寫實派的小說和實證哲學的浪潮捲來，美基威茲依然是一代崇仰的偉大作家。再後便是大小說家

顯克微支得到國際上的聲譽。在世界大戰的前夜，大天才的詩畫家微斯比安斯奇 (Wyspianski) 在克拉科做了一本詩劇，激動民族的情緒，預言在痛苦災害之後將有脫離政治束縛的重生。後來微斯比安斯奇的話果然應驗，獲有世界聲譽的音樂家帕得勒夫斯基 (Paderewski) 當了新波蘭的首相。

近十年來死了兩個老文學家，一個是在顯克微支以後第二次得諾貝爾獎金的萊蒙脫 (Reymont)，一個是喊出被壓迫的呼聲的什朗斯奇 (Zeromski)，不久那位提倡個性反抗文學為社會附屬物的布什比綏夫斯奇 (Przydybski) 也跟着逝世。舊的差不多都死了，新的來了，在波蘭文學上截然劃成兩個時代。

還有一位凱斯布羅微支 (Kasprówicz) 是在最近死去的，但他却成為新文學的先鋒。他曾與不可知的神搏鬥，想要解決世界痛苦之謎。他以波蘭南方的石山為背景，寫出穆而又聰明的詩來。一九一七年他的智者之書 (Księga Udoglich) 出版，一九二六年又有我的世界 (Mój Świat) 出版。此外他還譯有許多國外的詩，從希臘悲劇譯到伊利薩白時

代的詩，從孝素和古歌謠譯到雪萊勃萊克和維多利亞時代的詩。他打開了世界文壇的寶庫，使波蘭人的眼界爲之一新。一般青年詩人都受了凱斯布羅微支的影響，離開民族問題，而訴於普遍的人性。他們還承受了世界的各種潮流，把詩當作世界的產物。一羣少年文學家都聚集於一種在波蘭首都華薩出版的刊物史凱曼道 (Scamander) 之下。其中著名的詩人名叫托溫 (Julian Tuwim) 以抒情的默想與韻律的巧妙著稱。還有一位最大的女詩人伊拉考微支 (Casimira Ilakowicz)，善作平易樸實的詩，從兒歌作到聖徒的傳說，又從個人的享樂作到社會的問題。這一派的詩人恰與前十年提倡民族主義的相反，可以說是國際詩人。

但華薩也有一羣青年是以民族傳說爲題材來作詩，藉以發揚民族精神的。這一羣青年自稱爲Czartan，這是波蘭舊都克拉科鄰近的小山名，他們的詩刊也取這個名字。這一派代表的詩人是什喀特魯微支 (Fimil Zagadlowicz)，他的同伴們對於文學的主張，如用簡單的話來表明，便是說，人是與樹一樣的——他既然在家鄉的泥土裏吸收了滋養料，

就應該在家鄉的泥土裏發榮滋長。因此，什喀特魯微支的一羣都愛用家鄉的神話歌謠與風俗的題材，應用初民的藝術象徵與方法。

新波蘭的詩派很多，上面所說的兩派不過是許多詩派當中的兩極端罷了。也就是說，托溫的一派是世界的，而什喀特魯微支的一派則是國家的。此外最大的抒情詩人斯達夫 (T. Staff) 現在還健在着，一九二七年的詩集針眼 (Nåle Øyeblik) 曾得文學獎金，他的藝術已經登峯造極。他與凱斯布羅微支 一樣，想要解決人類的痛苦，『穿過黑暗去見上帝。』

捷克

捷克的詩

看詩文選自然不如直接看原書，但如沒有機會看到原書時，就是一些零碎東西，也彌覺可珍；所以最近捷克文學總覽的作者塞爾維爾（Pavel Selver）的捷克文學選集（An Anthology of Czechoslovak Literature）就不是很可寶貴的了。這本選集，新舊並蓄，詩

文兼收，還不大偏頗。不過詩歌方面，過於注重說理詩，抒情詩未免選得太少。

歐白 (Eiben) 的歌謠，以古代的文體和文法譯之，甚為得當。最譯得好的自然是現代西利亞西詩人裴魯克 (Petr Bezruc) 的詩。他的坑中工作者 (The Pitman) 重複了許多次「我掘！」尤為動人。孚赫利基 (Vrchlicky) 的迷人的地方，也保存在譯詩裏，薩蒂爾之下 (the Satyr's Song) 略含有威爾哈崙的異教精神。沙佛 (Antonin Sová) 的詩是以同情的細心譯出來的。馬卡爾 (J. S. Machar) 的思想是革命的，但却沒有詩的形式，時常有語氣不相連貫之處。

譯勃累什那 (Otakar Brezina) 的詩最難。因為他的詩大都是從自然科學和病理學取來的幻象。原詩是有力的韻律，並且從詩的音節裏也可以顯出詩的意義來，音節與意義成爲和諧的一體。譯者都能保持原來的優點，這是值得稱讚的。

散文選有蘭奇 (Langer) 凱沛克 (Capek) 等，亦極可誦。

此外塞爾維爾還另譯了一本勒斯拉德 (Finnamel Lesehrad) 一個人的詩。名爲心的音

樂 (Music of the Heart)。勒斯拉德是頹廢派的詩人，詩中多主觀成分。

跋

在這兒呈獻於讀者諸君眼前的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文學可以說是最近的世界文學（遠東圖書公司出版）的續編，原來是小說月報第二十卷全年，第一號到第十二號的現代文壇雜誌，抽出其中較長的幾篇收入於現代世界文壇鳥瞰（現代書局出版）以外，又加上文學週報所發表的幾篇，爲了愛好文學者研究參考時的便利起見，將牠編集印行。編輯的體例仍是分國，後面並附索引，完全與最近的世界文學一樣，不過每一國各條的次序，是略依所談到的作家生年的早晚排列的。所用的書也還是那些雜誌，只是對於

Living Age 在這本書裏用得特別的多。此書凡代表十七國，共八十三篇，在量分上至少比最近的世界文學要多二分之一。

所謂一九二九的世界文學，其意只是指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說月報所發表的現代文壇雜誌而已。其實原文的雜誌報章是一九二八年九月到一九二九年八月，所以我們只能看作這個時間的文壇大勢。次之，並不是每篇都是這個連頭搭尾的一年間的文壇大勢，只要是在這一年內所看見的雜誌報章上所發表的論文或消息，有告訴國人的必要的，便都抄譯了下來，有些是講現代文壇一二十年的大勢的，也有些是講到已死的海涅喬治桑等人的，不過作傳記的人是在這一年出版這些書的罷了。自然，其中十之八九，仍還是這一年的極新的文學史料。

後面所附的人名索引只列舉那些被談到至少在一句以上的，如果只見一個名字或是附帶提起的便都不列入。我覺得像這樣編最切實用；不然像西洋那樣的細緻，不但勞而無功，反要使讀者上當；一看索引裏有他所要知道的那位作家的大名，以為一定會有長

篇大論的文字論到他，一翻竟大失所望，我認爲這是白糟蹋讀者的時間。

最後，我誠懇的感謝振鐸兄允許我出單行本，調孚兄供給我本書的原料。對於鄭徐兩位摯友的屢次幫助，我是深深的銘刻於心，簡直不知怎樣表示我的感謝纔好。

一九三〇，一，一二，趙景深。

人名索引

- Adams, 122
- Anderson, sherwood, 124
- Ba'e'l, 25
- Barbusse, 43—4
- Baring, 105
- Barrie, 67—9
- Beerholm, 76—7
- Beltramelli, 200
- Benavente, 203—4
- Bennett, 102, 107
- Bergman, 186
- Bezruc, 214
- Binding, 149—50
- Björson, Bjorn, 187
- Blok, 13
- Bojer, 181
- Bonnard, 167
- Bontempelli, 197—9, 200
- Brezina, 214
- Bridges, 61—2
- Bronmen, 152
- Buenzod, 167
- Burns, 103
- Čapek, 214
- Chehov, 1—2
- Christiansen, 170
- Courtelaine, 32—3
- Crane, 122—3
- Daastrup, 170
- Dambra, 200
- Davidson, 122
- Delatue—mardus, 59
- Derme, 58
- De Stefani, 200
- Dickens, 103
- Didring, 186

- Daren, 122
 Douglas, 92
 Dreiser, 125—6
 Droin, 59
 Duhamel, 50—1
 Dunn, 182, 183—4
 Eichthal, 160
 Engström, 185
 Erben, 214
 Esenin, 13
 Farrere, 47—9
 Frank, Bruno, 142—3,
 153—4, 157
 Frank, Leonhard, 155
 Frost, 120
 Galsworthy, 104, 107—8
 Gide, 36—40
 Gilliard, 167
 Gladkov, 14—5, 22
 Glaeser, 154
 Godoy, 59
 Gorky, 2—8
 Hall, 83—6
 Hallström, 185
 Hamsun, 174—8
 Hauptmann, 133—6
 Hedberg, 186
 Hermann, 151—2
 Heine, 127—9
 Hafmannsthal, 126
 Huxley, 92, 106—7
 Illakowicz, 211
 Jequier, 167
 Jones, 63—4, 104
 Jörgensen, 187
 Joyce, 95, 104
 Kasprowicz, 210
 Keller, 168
 Keyserling, 149

- Kipling, 74—5, 105
 Kluyev, 13
 Kohler, 147
 Lagerkxist, 186
 Langer, 214
 Lawrence, 92, 103, 107
 Lejnev, 25
 Leonof, 22
 Lernet—Holenia, 160
 Lešehrad, 214
 Lewis, 114—7
 London, 23
 Lowell, 120
 Ludwig, 151
 Machar, 214
 Mackenzie, 93
 MacLeish, 122
 Mann, Heinrich, 137—8,
 157—8
 Mann, Thomas, 157—8,
 174—6
 Marinetti, 200
 Martini, 200
 Masfield, 103
 Maurois, 54—5
 Meierhold, 16—7
 Mencken, 125
 Mendes, 30—1
 Meyer, 160
 Milanese, 200
 Moore, 15—6
 Morand, 52—3
 Morozov, 12—3
 Musset, 27—9
 Nadler, 161
 Nalbandian, 172
 Nathan, 118—9
 Neumann, 161
 Neverof, 22
 Nikitina, 26

Noailles, 45—6	Robinson, 120
Noyes, 87—8	Romanov, 26
O'Flaherty, 96—101	Rubow, 172
Ognyov, 18—21	Rondonlotte, 201
O'Neill, 109—111	Sand, 27—9
Orashin, 13	Sandburg, 121
Panzini, 195—6	Savary, 176
Phillpotts, adelaide, 105	Schickele, 150 151
Phillpotts, Eden, 105	Sedgwick, 105—6
Pilnyak, 10	Selver, 213
Polonsky, 24—5	Serafimovitch, 23
Pontoppidan, 171	Seyfullina, 23
Prevost, Marcel, 34 5	Shaw, 65, 102 104 106 .
Przybyszewski, 210	Siegrist, 160
Ramuz, 166, 167	Sinclair, 23, 112 —3, 124
Ransom, 121—2	Soergel, 161
Reinhardt, 147—8	Sova, 214
Reymont, 210	Spire, 58—9
Reynold, 167	Staff, 211

Stephansson, 188--92

Sudermann, 130--2

Szabó, 205--7

Teasdale, 121

Teunyson, 103

Tiess, 155, 158

Toller, 144--146

Tolstoi, Alexi, 9

Tuwin, 211

Undset, 179--80, 186

Untermeyer, 120

Valery, 41--2

Varaldo, 200

Verga, 193--4

Visla, 200

Vrellický, 214

Wallace, 89

Wassermann, 139, 41, 158

Webb, 81--2

Wells, 70--3

West, 103--4

Weyer, 56--7

Winters, 122

Wolf, 78--80

Young, 93

Zegadlowicz, 211--2

Zeromski, 210

Zuccoli, 200

Zweig, 153, 159, 164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2313B

書店

1.50

1669256

五洲書局